



歴史綱鑑

五十四之



744
8



伊 3
1744
8

福

新編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

○西晉紀都河南洛陽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諱炎字安世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并蜀吳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而崩壽五十五○按司馬懿之儲實非正統必并昭與後混寓內迺以帝制紀之前此惟書晉主謹按綱目九例以

張悌死節

伐吳所向

皆克

綱康子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

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鑑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

戍戍傷遇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碛要害處碛七迹反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錐朱推反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筏另越反

也單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著陟略又作大炬

東韋為之灌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融熾氣上出於是船

無所礙濬遂克西陵荆門今荆府府夷道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

西晉世祖

北軍飛渡
江破竹
兵威聲如

曠世一事
為兒童時
為丞相識

恐負名賢
知顧

風利不得
王濬入石
頭城

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大巴山巴山在歸吳都督孫歆懼曰非來諸軍乃
飛渡江也預遂克江陵預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迎刃而解無復着手猶著力也遂指授群帥方畧徑造建業又與王濬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
還都振整也旅眾也出曰治兵畢者在前畢者在後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
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使丞相張悌沈瑩諸葛靚帥眾逆戰大敗靚迎悌
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
家丞相所識拔諸葛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
何道耶靚流涕而去後詔以為侍中固辭不坐悌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太平州繁昌縣東
渾濬人耍濬覽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濬鼓譟入于石頭石頭

賢者之知
難遇

張悌非吳
臣第一流

張悌可謂
烈士夫

保天下國
家常正其
心討逆直笑
方師友忠賢
吳文帝明
而有勇

此羊大傳
之功

賢者之知難遇
其功固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全

胡致堂曰
古人之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

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士夫矣豈與姦邪
偷合之流始則屈意先生大人以發其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美其
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為反讐疾端人正士臣仗夷狄不以為此其
視張悌相去豈直蟻蟻轉之與蘇合哉○又曰思保天下國家者常正
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蔽欺則雖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配天劉秀騎牛
足以興復漢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之眾孰得而窺視之苟為不
然靈臺憤憤一方江山足憑兵甲尚眾亦不免於面縛銜璧為臣虜也
孫皓雖據一破虜堅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汛掃
歷年圖曰破虜有足多者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眾揮馬箠以下江
東者儒術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直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
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
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風
歸命驕腹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右吳四主共五十九年

國朝廷聞吳已平群臣皆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大傳之功也驃騎

張華以為
必克
遣使除吳
奇政

孫皓折賢
死

渾濬爭功

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孫吳之末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孫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王舉江
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
綱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奇政書法以吊民之師也
綱五月引見歸命侯皓登殿積額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
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
面皮皓宴臣令沉醉或糾其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
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
綱封拜平吳功臣○**綱**時王濬之入建業也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
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
與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濬尚常山公王宗黨強
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言以功大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
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母容恕之護

王濬何如

蘭生所以
屈廉頗

秦秀訟王
濬之屈

杜預安不
忘危

用兵制勝
諸將莫及

詔罷州郡
兵

五月廿一日巳

綱通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
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王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
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節父之事懼禍
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備小博士秦秀等上書訟
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愚按靡笄之勝晉三帥皆讓君子美之渾
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遂稱疾不
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嗚呼渾濬
視彬有餘愧矣○**綱**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
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
貴要或問其故預曰
吾恐為患不求益也

袁了凡曰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實相後先而祜身不披甲閣
衝組豆固自有人哉彼棄

綱詔罷州郡兵○**綱**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九經全補

刺史如漢氏故事

山濤諫撤武備

刺史復兼兵民之政

山濤名言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晉主貽謀之不善

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韜戢皆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

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

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求寧永寧晉惠以後盜賊

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壽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

之政州鎮愈重矣按晉書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

宋潛溪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人伐商之後雖歸馬放牛韜弓豐

陳止齋曰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謀天下者無

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際亦不可撤其備而

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以為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蕭後

日影月耗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

為之天下之不為晉唐者亦幸矣

綱辛丑二年三月選吳俊委五千入宮○國帝既平吳頗事遊宴各於

政事極庭始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

鹽汁麗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揚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

三揚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丁南湖曰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董卓淫恣漢高相棄秦之宮室婦女

滅晉武帝平吳一統其業亦似漢高矣而納吳宮人其惡乃似董卓乎

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

邊地內諸郡若雜居不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

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明先王荒服之制

長策也帝不聽

真養心曰

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桓靈不聞

至於此對曰桓靈嘗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三楊以此言之

此言

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有直臣固為勝之

王愷石崇

高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綵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爾當

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實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令

珊瑚

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裕米德即

先王之治

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慮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

天下有制

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學儉富誌

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

下南湖曰負且乘者致寇至臣而王貪者凶于家何王愷不崇之不
以誇天下耶嘗觀愷以世家貴戚攘君刺民崇任荆州刺史劫掠遠使
商客又二人皆肆行醜毒誚結權奸以鼓威而罔利此眾怨之所歸造
化之所忌宜乎愷
絕嗣而崇滅族也

張華名重一時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才學文識名重一時荀勗馮

純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托後事華以齊王攸對曰自勗因

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震帝欲徵用純侍側從容語

及鍾會純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曰卿是何言耶純謝曰善御者必知六

轡緩急之意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無遺策功在不

賞遂構凶逆耳帝曰然純稽首曰陛下宜思堅永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

致傾覆因屏左右而言之遂不徵華

綱夏四月魯公賈充卒○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

是非久自見

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及太常議謚博士秦

馬統語及善御知六轡緩急之意

是非久自見

秀曰昔鄆養外孫呂公子為後春秋書宮人滅鄆見襄六年宮嬴姓鄆姓立異姓以為後滅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

更曰武發明賈充晉之趙穿可然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至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謚傳則是小人之未始安於為惡也秦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法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奸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袁了凡曰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孕妾之腹已以奸臣滅其家天道哉

綱散騎常侍薛瑩卒○國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依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自癸卯四年帝命太常議崇錫晉王假禮物博士庾粲奏等曰古禮三

公無職坐而論道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彪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時以攸都督青州軍事違舊章矣祭酒曹思奏議謂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沒世及葬及其衰也雖有

五霸迭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纒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用當如博士議帝大怒除曹思等名賜攸備物殊禮

綱天司馬齊王攸卒○鑑帝哀慟不已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日薨歿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書法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為荀馬所譖必欲出之以至嘔血而卒帝亦聞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於孱弱之嗣乎

鑑甲辰五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天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銓次考其

立中正定九品何如

周漢親疎為用齊王名過其實

宰相不得久在外

吳士當為第一陸喜言吳士有五薛瑩處身四五之間

中正之設
公須政之
有八其
可得聞
劉毅疏中
正損政有
八

魏舒先行
後言
此華日
未舉

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宋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奪我鳳凰池

固其寵久任中書重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與悵有人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俗謂中書省也諸君何賀耶

不可令照見人主

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特適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劉寬著景讓論

帝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寬志行清素命為之傳寔以時俗善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童者通進也謝童謂謝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備已則讓

却行求前

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趨音而欲人見讓猶却步而求前也

矯時救弊

同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

宜以斬

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

社稷計莫

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持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以獨濟然為

如封建親

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善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

下固而上

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且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

聖王執要

至大萬事至衆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

於已

然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群下無所逃其誅賞矣

創業在立

夫創業之動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

教定制

必明雖愚必智乃足尚也帝不能用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

諱秉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壽四十八

武帝未嘗

謀密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大子衷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

失色於人

賈氏發明書受遺則見命出場后未嘗親受顧託之意然則晉氏之亂蓋

武帝明達

更臣贊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

善謀

之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

傳錄朝政

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以楊駿為太傅

賀善贊曰晉武帝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傳玄為諫官書用故漢

八月立廣陵王遹為太子

長思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

辛亥元康元年賈后凶悍多權略

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尉楊駿所抑

以楊駿太

傳錄朝政

武帝明達

更臣贊曰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

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為庶人婦廢其始大惡也故綱目斥書賈氏後弒太后于金墉城徵汝南

王亮及衛瓘秉政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政謐雖驕

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庾秀劉輿與弟琨

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族兄模至賈后復召楚王瑋使殺亮及瓘等復

殺瑋張華儒雅有等客張華以朝政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通上之嫌且華盡忠帝

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數年之間雖聞王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張華不能明去就之義委身

張華不能明去就之義委身張華儒雅有等客張華以朝政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通上之嫌且華盡忠帝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裴頠裴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裴頠頠音與華同心輔政故

備感風格

周處死節

周處忠直

周府君有

文武才

效節致命

之日

牙籌會計

綱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
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滄等官京師肅然
綱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初秦雍氏寇齊
萬年反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之梁王彤嘗遣法處
中書令陳準奏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
必能殄寇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
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處攻之斬獲其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
勸處退處按劔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方戰而死朝廷雖以无彤而
亦不能罪也

綱九月以王戎為司徒○繼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僚案僚

僚也同官為輕出遊岐性復貪各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牙籌以象牙為籌筭也書

牙籌會計

牙籌會計

牙籌會計

牙籌會計

賈李鑽核

聖人貴名

將無同

三語據

王衍善清

行登好品

題人物

論人先稱

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鑽其核鑽祖官反用凡所
 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躬行禮義人老
 莊明自然清淨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將無猶言無乃得無戎咨嘆良久
 遂辟之辟薦時人謂之三語據字因得為據也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
 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
 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嘆良久曰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馨音密亨猶言恁地也寧猶言如此也然誤天下
 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
 約言以分別義如破木然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
 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
 放為達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畢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居也釀醢
 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

齊地

何晏祖述

天地萬物

以無為本

成德

裴頠著書

有論

制事必由

於心

於器必順

於匠

行

談林數

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
 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
 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書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
 而未可絕去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
 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
 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
 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
 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
 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
 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
 泰考按晉書樂廣嘗與頽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頽詞論豐博廣笑而不言
時人謂頽為言談之林數周弼曰頽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何晏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為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為能強之使有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中未嘗有據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此則聖人之正道

西晉實自樂階

鄒九峰曰王戎任情曠達身與七賢之列西晉頹風實首弊階一旦貴瑣屑會計攢核一事曠古未聞而戎恐為之是於流弊之中又益之以吝鄙忌刻之私也一用賢則媚嫉以忌而遠之使不通者有矣以之行賞則刻印刻忍弗能與者有矣一吝忌之私天下且莫當其病而况曠乎誕之行其有不敗天下之事者乎

袁了凡曰朱子云財猶贖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然余以為晉而迄全雅操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奢荒節豈非近之為汚耶然王行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為王衍王敦而酌貪泉者亦何害為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己未九年正月將軍孟觀擊齊萬年獲之○**張華薦觀沉毅有文武才使討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數十皆破之**

有道之君

武帝權宜之計
關中帝王所居

太子洗馬東宮官名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贄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手有所執以告至也而邊城不弛固守雖疆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臣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杆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之恩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郭欽江
統徒戎論
何如

論
賈褒錢神
犯方

石瓊山曰晉之凶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
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
晉之事可鑒也已

丁南湖曰郭欽徒戎論不得行於獨斷乎吳之武帝矣江統徒戎論豈
伏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凶矣中原雲擾之亂奚待漢甥而後作哉

鑑帝為人顛駭愚痴嘗在華林園在河南府魏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
為官乎為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為私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

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

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取內

義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宮中危可

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心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

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

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愚按晉書高平王作釋時論董

袁了凡曰晉世賄賂滋章致感魯褒錢神之嘆余觀山濤為吏部尚書

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為司隸所糾今滕此二路走

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乎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

裴頠賈后親屬賈后母廣成君且雅望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

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

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

裴頠薦章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張華

華而不實裴逸民裴頠然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

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裳而就之

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秦始皇鑄銅索駝在

至魏明帝時自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晉咸康初石虎又徙於鄴有漢所

鑄銅駝二置在宮門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俗語云金馬門外拜群賢銅

駝上集少年蓋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愚按張華強記默識博物洽

言人物之盛也

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十表難免

裴頠

裴頠為尚書僕射

裴頠

裴頠

裴頠

裴頠

開帝忠索靖三十終身所就何如

叩吳郡之石鼓識豐城之寶劍時人比之于產宜也然華而不實有如韋忠之請卒不保其身也惜哉

丁南湖曰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以華頡頏附賊后而託疾以

棘中二人者可謂見幾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所以為君子也何彼二人之不聰乎若彼果有真見則與梅福異代齊名矣又與張翰同時並駕矣乃晚節末路沉酣利祿忠為劉聰之臣靖遭王顯之反而各死於賊手其諸異乎君子之見幾歟

趙王倫 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脩數賈后廢殺皇太后

等起兵殺后收張華裴頠等皆殺之石崇潘岳等皆遇害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

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族誅籍沒宗家○國初潘

岳母嘗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有文才但性輕躁趨勢利及敗岳謝母

曰負阿母遂族誅

胡致堂曰

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脩數賈后廢殺皇太后

無婦之道譏殺皇太后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責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

袁了凡曰

晉張華為司空中台星拆華少子避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元

而自初迄終兵甲槍擡舍棚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與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有變公宜歸政天子則享期願之毒受且與之美護沉吟久之曰吾志

徒下台司祿司空華處昏亂之朝護則驕擅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

徵人事耶至於抵愛子之請拒直士之諫旋就刑誅殉以家族宇文護

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貂蟬盈坐

狗尾續貂

袁了凡曰

元康元年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為庶人二年弒皇太后

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

強勁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故以為冠飾時人為之諺曰

貂鼠屬不足狗尾續繼也言小人多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孫秀亦伏

誅乘輿反正

元康元年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為庶人二年弒皇太后

于金墉城九年廢皇太子適為庶人永康元年害適于永昌

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旋害之永寧元年趙王倫篡

帝位夫賈氏弒姑殺子且寢乎未有已極焉彤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

矣謂之矯詔何居若惠之不君置而代之苟志安宗社奚篡之有惜哉
倫非其人也

識者知兵
之未戢

兩雄不俱
五

待後貴當
相酬
望之類然
不可侵

綱六月以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顥為大尉
各還鎮○國時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
未戢也故說問奪穎兵權又勸穎圖問散與又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
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
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時歸鄴由是士
民之譽皆歸穎問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
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儻儉
而不漏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
綱壬戌大安元年立清河王暉為皇太子○國齊王問欲久專政以帝子
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暉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
為皇太子

易之善戒

五難四不
可

行其難而
不為難

泰伯子臧
不得專美
於前

張翰專臠
之思

了九同監甫

晉惠帝紀十四卷

十四

綱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又殺齊王問○國既得志驕奢擅權
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
趙王倫遷帝大司馬無忘穎上去年齊王問討趙王倫於大將軍無忘黃
于金墉城橋去年成都王穎討趙王倫為倫將孫會等所敗則禍亂之萌無由非矣問躬於宴樂不入朝見
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寵嬖用事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
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
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倚大功不可久任
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天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
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泰
伯子臧不得專美於前矣問不能用惠辭疾去顧榮張翰皆慮及禍翰與
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翰因秋風起思旅菜尊羹鱸魚膾蘇
吾亦與子採南山薇飲三江水耳胡也江南人呼為菱草尊水葵也生水中葉似鳧菜採莖可飲
噉以五味和煮為羹鱸魚巨口細鱗松江之鱸而切為膾曰人生貴

人生貴適

志

適志耳富貴何為按晉書翰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穎川處士庾亮聞問期年

臣子之美

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河間王顥成都王
穎等起兵討罔殺之齊王顥奢擅權自取凶滅顯不守藩國稱兵樂
胡致堂曰罔以賢王之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美得

首鼠兩端

國癸亥二年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謀欲攻又長沙廢帝顥以張方
為都督穎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王粹等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日穎居
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
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適所以速禍也帝自將討穎穎將張方襲賊之

王就是

入城大掠死者萬計發明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
者顯初用李含計欲俟罔殺又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顯有無君之心而
穎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關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

華亭鶴唳

綱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穎都督陸機戰
敗機初與宦者孟玖有隙至是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
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為牋辭穎既而歎曰
華亭鶴唳華亭縣名可復聞乎秀收其弟雲皆陸又收機司

奇才

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受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
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手玖等今獄吏詐為極詞
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幸意詣獄明拯免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
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極冤玖又殺

二陸

之察考按晉書曰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誠何知易
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

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
主忠抱實而不諂謗緣虛而見疑上蔡之夫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海於
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

甲子 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先時十一月長沙王

又奉帝討張方不克頴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頴至是沈及頴

黨張輔戰敗被執沈謂頴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

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頴臨之戮其甘如齋齊其顯怒斬

之發明書詔沈討頴則奉命討罪名義甚正書其官者美其有死節之義也

二月 頴廢皇后羊氏及太子尊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頴以人臣廢之罪惡甚矣

秋七月 東海王越奉帝征頴復皇后太子○**徵** 侍中嵇紹詣行在秦

準謂紹曰今住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秉輿死生以

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頴遣石越拒戰乘輿敗績於湯陰

佳馬何為

君臣之義

劉沈有死節之誼

帝類中三天

嵇侍中血

嵇紹正色

死節

同帝元

嵇祖二

子出處何

帝類中三天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頴

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軫上官已上官覆姓已名也奉

太子單守洛陽越遣東海發明軍師敗績紹猶能正色死節越謀人之

更 臣斷曰元中散以膺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

而並見稱當時聖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三綱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

者乎且哀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

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揚權言之未

為篤論夫君天也可警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

人稽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中

八月 頴殺東安王繇琅琊王睿走歸國睿繇兄○**睿** 沈敏有度量與

參軍王導善道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

恐及禍逃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 淵自稱大單于○**繆** 初太弟頴表匈奴左賢王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

王以次當為單于也劉淵字元海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

王以次當為單于也劉淵字元海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

武超世

劉淵請帥五部以赴國難

弓三百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奄也。過百年，左賢王淵、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鼎沸湯也。如復呼韓邪漢單于名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攸，匈奴名也。覆姓呼延氏。本日呼延，後入中國語轉衍為延耳。淵白穎請歸會壑，穎弗許。及王浚、東瀛公騰起兵，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還師，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

其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樓之後，種類繁昌，難以武通。魏武雖分中原，愍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廢，殊可痛心也。

丁南湖曰：邵康節詩云：無水可象元海頭，蓋以元海倡五胡之耶。蓋元海之素，有反志也。齊王攸言之矣。孔恂揚琬言之矣。而渾齊乃與之結恩，相友善，進言於武帝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於是元。

石瓊山曰

海之在中國，肆然無慮，而其惡養成矣。論者惟以五胡之禍，非元海而不以元海之惡，非渾齊豈非史家一缺典哉。

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長號為單于，未嘗朝後二百年，然其桀驁好鬪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夷狄之猛，驚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

綱：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王浚大掠鄴中而還。同：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天弟。

○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遂自犇潰。然吾與之有言，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道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

李雄巴西氏也，子即成都王位，國號大成。漢至孝宗永和二年，晉桓溫滅之。

九國監甫

言漢天婦

猛虎自效

荆州無東
陶侃忠能
必無是
陶侃遺子

綱漢寇太原西河郡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喬晞寇西河取

介休介休令賈運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

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運屍葬之

乙丑二年漢元熙二年八月東海王越與大宰顛更相攻擊鎮南將軍劉弘

上表曰自兵戎紛亂構於群王載藉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

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十莊者也按史記陳軫告秦惠王曰

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

必得雙虎並子然之果有雙虎之功今劉弘謂群王與兵猶猛虎交鬪也

謂宜速詔超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檀興兵馬者天下共伐

之不聽○綱陳敏據江東劉弘都督荆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時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

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

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註

與恢戰屢破之

丙寅光熙元年漢元熙三年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劫帝遷大宰

顛起兵討之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成都王穎奔長安九月長史

劉輿殺穎按史畧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

黃氏曰趙王倫既殺賈后因以篡帝晉之大臣無以制之趙王倫既伏

周既橫恣乃復以長沙王又討問不知又既得志是一問也長沙王

又既死復以成王穎為皇太弟不知穎既得志抑又有甚於也音

朝措置手繆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呂而復卻齊王禰根一斬而

絕者豈不萬萬相遠哉論至於此則知平勃真社稷臣故社稷之危不

旋踵而安乎朝無自而治矣

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

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都督屬官凡有興

手書丁寧
款密
一紙書賢
於十部從
事

荆州無東
陶侃忠能
必無是
陶侃遺子

發必救部從事分行所屬催督惟弘則以手書徵之無擾而易集故云賢也

十一月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為也侍中華混露板馳告大

傅越召大弟熾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立妃梁氏為皇后

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群臣論眾務考經籍黃門侍

今日復見武帝之世

郎傳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二帝萬世

聖人公天下之道

聖人公天下之道也

其端議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於司馬懿之慘諒哉

孝懷皇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熾素好學

綱丁卯永嘉元年三月立清河王曹芳為皇太子

大傅越出鎮許昌

綱大傅越出鎮許昌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不書詔越書越出鎮何越

琅琊王保

綱秋七月以琅琊王廙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國曆以安東司

際循此土之望

王睿收用江東人望

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廙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導

說廙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廙

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

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闡為從事王導說廙謙以接士儉以

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設江東歸心焉

綱苟晞擊破汲桑石勒威名甚盛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為督

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衣素服哭之曰殺卿者

兗州刺史哭第者苟道將也

袁了凡曰

苟晞殺從弟史稱其仗法余以晞蓋借一第以立威名殺弟

乎遂屈而從其請乎仗法以殺之孰與夫抗法以拒於初之為得也且

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濫使乎既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

九綱監南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十九

以王衍為司徒

王衍三窟

隨量盈虛

用之之始已有殺之之意則殺弟若固荷道將非兗州刺史也
綱以王衍為司徒○**鑑**衍說大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戒哉

丁南湖曰人之禍福動乎四體而言語之微應尤有捷於影響者王衍也獨不知所謂三窟乃三人之禍兆乎禽獸之居惟狡兔有三窟蓋兔性最狡故竄避最深而卒不能避者多矣衍為晉宰輔不思經國惟思自全乃以弟澄督荊州敦刺青州而并以已之在朝為三窟此其兄弟相率而為狡兔耳夫既為兇寧免獵殺之禍哉厥後衍遭后勒之後遂遭路戎之殺敦之反叛則發瘞倒尸而殺詩曰躍躍纍兎遇犬獲之正此三人之謂而言語之微應果如影響矣

綱慕容廆會自稱鮮卑大單于廆自武帝時已為寇既而降以為鮮卑都督廆生銖及是慕容部愈盛遂稱大單于

張軌遣都護入衛

綱戊辰二年漢末鳳二月大尉越殺清河王曹芳法單故太子也不書也帝意○**綱**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綱**詔封張軌為西平公西平郡名今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綱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以其子聰為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音襄大將軍漢河瑞○**綱**已巳三年元年大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綏等十餘人○**綱**帝但歎息流淚而已綏何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子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

此屬必及於難我祖其殆聖子曾曰食萬錢

武帝不為遠慮

處子劬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大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何曾日食

司馬公曰

何曾議武帝偷惰取適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

晉王戎
何曾何如

置君子營
張賓自此
子房

大傅越討
勒次于項
越以行臺
自隨

王衍少無
宦情

其明安在哉。此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移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南湖曰：舜時四凶有號，饕餮者蓋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是民物之虎，乎何曾日食萬錢，使厥子曰食二萬，其饕之魁乎？噫！饕餮一也在舜則誅之於四裔，在晉則爵之於三公，此所以治益治，亂益亂歟。

袁了凡曰：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子劭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窮治饕餮，蓋每食厨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如何？吁！愈侈愈靡矣。宋仁宗卻蛤蜊之獻，不欲一箸而費二十八千，以天子而惜費，若是如曾輩之暴殄天物，不減此何待哉。

石勒寇鉅鹿常山，國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為謀主，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濶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愚按賓之自比子房，志則大矣，而語壘呼謂將以石勒為漢高祖，唐辛四年，漢烈宗劉聰七月，漢王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京師饑饉日甚，大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羽檄尺書也，有使人援者，惟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流民，王如所敗如遂大掠。綱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大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越帥四萬向許昌行臺，自隨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門，於是宮省無復守衛。書法：是徵兵入援，未有至者，越乃悉率見兵，空國而行，名為討勒，實以自衛，卒之倉猝寇至，與衛缺人，至於步行不前，城陷被執，越之誤國可勝誅哉。

綱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大傅越卒于項，王衍等奉越喪還苑，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勒武鄉羯人也，先是嘗至洛陽，後為寇已而從漢至，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是衍竟為其所害。且言自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破壞天下，非君而誰？眾入畏死多。

王衍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破壞天下，非君而誰？眾入畏死多。

襄陽神色
嚴然
未嘗見此
輩人
石勒殺王
衍

一代人物
安在

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嚴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語孔長
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尚可存乎長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
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排推也謂推倒其剖
越樞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
王皆沒於勒按晉書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
尹起莘曰殺如殺天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
襄陽王範殺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斷
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哉
漢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
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封從子曜今為桂林府王彌石勒皆
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
走晏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
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荀松曰

懷帝天資清敏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
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凶厲之警而有流亡之禍
丘濬曰嗚呼堂堂中國帝王為天地人物之主乃為胡虜所執官以光
祿大夫封平阿公恬然受之而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為中國
之羞也甚矣書之
于册垂戒萬世

江東百六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
說琅琊王睿收其英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椽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
椽椽官屬也言置才協十壺陳頤胡俱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

晉室

八月漢王聰遣曜等攻長安克之以曜鎮長安安定太守賈疋也疋古
字雅與馮翊太守索綝謀復晉室乃共帥眾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于黃
丘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震迎奉主業入於雍城雍城鎮名今鳳城
府屬陝西道

將軍用兵
如神
成敗之數
以呼吸

綱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
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
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

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嗟之則温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軍其受

之勒報書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周顛奔琅琊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

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

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管仲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

亭游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

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何至作楚囚對

泣陳郡遺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仰感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

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

不能從也望猶虛名也胡致堂曰管仲相桓公也能舉清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中宗

尊周室導惟無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壬申六年琅琊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襄陽勒引兵退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張軌遣兵詣長安張軌遣兵詣長安○時涼州主簿馮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

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

安諸軍絡繹繼發書書遣兵詣長安若軌者可謂知為人臣矣

真漢太保劉殷卒殷不為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

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

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

晉足等圍長安數月漢劉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奔于平陽秦王業自

雍入于長安九月足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

十二月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字叔實○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按

終身不見

喜怒之色

情恕理遣

事君當務

幾諫無異

犯顏

張軌遣兵

詣長安

張軌知為

人臣

事君當務

幾諫無異

犯顏

情恕理遣

事君當務

幾諫無異

犯顏

問顧榮衛
如優劣何

書王登有高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
絕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婿王潤中與名士
唯王承及玠為書法卒書前官
當時第一云

丁南胡曰

少微編錄顧榮衛玠並書卒矣史綱但書前太子洗馬衛玠
趙王倫又事齊王周又事長沙王又事成都王頴而改更君父有知
傳驛後雖輔佐元帝功不補罪矣玠少年遠識勸兄以致身扶母以避
亂而羈旅之際早絕王敦之交况所謂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
者粹乎聖賢之遺旨此榮玠之淑慝舊史之所未辨也史綱一筆一削
以正之
謹矣哉

鑑南安赤亭寇

南安郡名今陝西華昌府是也赤亭姚弋仲後秦姚東徙
今渭州武昌縣是也羌西方之夷也

榆眉戎夏禱負從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

諱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
害大臣立以為帝在位四年為漢將執而弑之壽四十八

鑑癸酉建興元年

漢嘉平春正月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看青
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泣聰惡之二月聰殺珉雋等故晉臣

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皇帝位以麴

允為左僕射索紉為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
百石官無車服印綬唯

綱琅邪王睿

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頴為譙郡太守○國譚嘗在壽春依

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周馥

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

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馥死未踰時而

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

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

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頴言於睿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

車已覆而後重文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

趙王倫也制已夷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頴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

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皆以已亥格
例決斷之

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

制已亥格
以賞功

桑版署號
號而巳
以陳頴為
譙郡太守
華譚不責
周馥
天下尚有
直言之士

陳郡數為

正論

停之。顏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譙郡。○鑑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唯慕容廆

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

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南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鑑少有遠志，與劉琨俱為司州府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踞而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

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自相吞啖也。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逖董統之，以復中原，

祖逖請命將出師

廢無北伐之志

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

渡江擊楫

祖逖誓清中原

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石勒奉表於王浚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

石公可信

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子春曰：「殿下中則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

帝王自有歷數

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也。又何恠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浚益驕，怠不設備。二月，勒襲節，陷之初，勒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然其計，遂襲浚。殺之，浚

用兵貴神速

將佐等謝罪。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讓之，責勒不拜而出，勒待以客禮。籍

裴憲荀綽獨不至

石勒奉表於王浚

石勒奉表於王浚。○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子春曰：「殿下中則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也。又何恠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浚益驕，怠不設備。二月，勒襲節，陷之初，勒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然其計，遂襲浚。殺之，浚將佐等謝罪。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讓之，責勒不拜而出，勒待以客禮。籍

石勒奉表於王浚

石勒奉表於王浚。○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子春曰：「殿下中則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也。又何恠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浚益驕，怠不設備。二月，勒襲節，陷之初，勒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然其計，遂襲浚。殺之，浚將佐等謝罪。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讓之，責勒不拜而出，勒待以客禮。籍

石勒奉表於王浚

石勒奉表於王浚。○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問於張賓。賓請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子春曰：「殿下中則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也。又何恠乎？浚大悅，遣使報聘。○浚益驕，怠不設備。二月，勒襲節，陷之初，勒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然其計，遂襲浚。殺之，浚將佐等謝罪。裴憲荀綽獨不至，勒召讓之，責勒不拜而出，勒待以客禮。籍

口勅喜得

浚將佐親戚家資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勅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擢用之

張軌有匡輔晉室之功

綱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發明子獨書其爵及以卒書者何予其有匡輔晉室之功也

綱乙亥三年漢建元詔進拓拔猗盧爵為代王劉琨曰以并州單弱吾自能存於胡羯問者代王之力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狗國之大節乎舍遂行

陶侃運甓

綱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州軍事而敦潛蓄異志矣○時侃破杜

陶侃致力中原

強左轉者廣州刺史督護討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

載髮正宵

堪事故自勞爾考漢氏截髮賣為酒食遠薦侃遂知名

張寔獻

綱十月張寔得璽獻之寔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璽乃歸之長安

嘉言自至何必賞

綱丙子四年漢麟嘉二月張寔遣兵入樓○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

張寔父子能事君

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職主盜隗瑾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

曾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諫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

寔都督陝西諸軍事書法前書張軌遣督護入衛又書遣兵詣長安於是

尹遂昌曰是時晉室危如累卵四方未聞有勤王之師張寔遠在河西

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曾充義士

綱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曜獲將軍魯充梁緯飲之酒曰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

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

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

義士貞女

十六

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綱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國時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琳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泣

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

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琳

以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

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琳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

輒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肉袒謂袒也群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

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

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允自

殺斬琳于市○綱十二月丞相睿出師露次野宿曰移檄北征○國睿聞

帝王之師以義行

吉朗死節

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胃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

今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

發明當長安危蹙之際琅邪初無救援之意及聞其不守始出師露次

是則張大虛聲而已綱目於

此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于寶曰晉之人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

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

朝寡純德之人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

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望為高而笑勤為通而狹節信

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籍海內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

籍之功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便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老平

吳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

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惠帝以放蕩之德臨

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才不能復取之矣○望空望名也猶言虛名天下

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

天下長久用此道

開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釐醢生民

四

天下長久用此道
創業立本
異於先代
學者以莊
老為宗
劉傅俗吏
問西晉民
風國勢何
如

一國盛衰

麥警之萬金之寶委之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釐醢生民

開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釐醢生民

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後三百年豈不哀哉○胡謂劉淵謂石勒氏謂符堅羌謂姚弋仲鮮卑謂慕容廆此謂五胡也

右西晉共四主凡五十二年

○東晉紀都江東建業

中宗元皇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觀之子初為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十六年壽四十六而崩○帝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曰有精曜顧盼燁如也

丁丑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京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國時黃門郎史淑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

使淑齎詔賜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安危

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遣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璞等卒不能進而還書法書伐漢何子義也

二月漢寇祭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祭陽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

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謂暢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踴躍爭進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已睿乃即位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

才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胡致堂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蓋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耶必也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遷依舊業

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矣故曰五馬度江一馬化龍史何為記此曰固冒姓之識也○牛繫馬後玄扈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鳩其將牛金○一馬化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胡致堂曰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蓋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耶必也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遷依舊業

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為之者也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矣故曰五馬度江一馬化龍史何為記此曰固冒姓之識也○牛繫馬後玄扈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鳩其將牛金○一馬化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繫馬後玄扈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鳩其將牛金

○一馬化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一馬化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一馬化龍

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帝竟登大位焉

此石馬之數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蓋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

質備為世儒宗

胡致堂曰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耳蓋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

九綱監補

晉書紀十四卷

十七

魏虜遣使
勸進
同盟
翼戴
晉室
現遣
温嶠
奉表
詣建康
勸進
謂嶠曰
晉祚雖衰
天命未改
吾當立功
河朔
使卿延譽
江南
行矣
勉之王
以慕容
廆為龍驤
將軍
大單于
處士
高詡曰
霸王之資
非義不濟
今晉室雖微
人心猶附
之宜遣使
江東
示有所尊
然後仗大義
以征諸部
不患無辭
矣廆從之
亦遣使
勸進
發明
主知義
所謂夷狄
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也

鹿能專主
知象
戴運勸立
大學

篤道崇儒
以厲風化

辛眉死節

綱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同時劉琨段匹碑相與歃血同盟盟者以牲血塗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處士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亦遣使勸進發明主知義所謂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初征南軍司戴逵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大學○十二月漢王聰弒帝於平陽辛眉死之○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垂泣者至是月聰饗群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更平衣又使之執蓋晉臣涕泣百失散者尚書郎辛眉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帝遂遇害諡曰孝愍

揖讓救火
帝座上應
列坐
周高上疏
忤旨
帝王羨全
而後取
王若享世
長久

蒼生何由
仰照
繼統創
業不同
周高與費
詩同旨

綱八月大興元年漢王劉曜二月王即皇帝位○同時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播湯宗室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坐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高高顯之弟也上疏曰古之帝王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按晉書導勸帝克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何也

繼統創
業不同
周高與費
詩同旨

尹遂昌曰

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高所言與費詩同旨固不為無見然時未知紹續之意耳五代劉崇備立謂其臣曰朕以高祖之

周尚不為
見
四海依
歸之望

以韓非書
賜太子
申韓刻薄
傷化

漢鍾斯百
堂災
張定遣使
上表

獨顧和無
言

祖生先我
看鞭

温嶠表現
盡忠

温嶠絕裾

温嶠固讓
散騎侍郎

劉琨乃心
帝室

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僭竊其言蓋亦有理此綱
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
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
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綱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綱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
諫與庾亮温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姊為
紹妃使亮侍講中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
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袁了凡曰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庾元規
賢於孔明不亦可乎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

綱漢鍾斯則百堂災○綱燒殺漢王聰子二十一人書法者劉聰
滅也

綱張寔遣使上表○綱破羌都尉張詵言於是曰南陽相國保聞愍帝
前謀稱尊號忘

大體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
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

綱建興書法寔曰嗣位一書得重獻之一書遣兵入援一書遣韓璞將兵
伐甚天於是書遣使上表皆予其忠也寔可謂世篤忠貞矣

綱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綱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

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

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和導咨嗟稱善

綱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琨與祖逖齊名謂人曰常恐祖
生先我着鞭○綱謂先取功名也

初琨世子群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欲襲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

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獲琨不知來見匹磾磾收琨縊殺之温嶠表琨盡

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贈太尉謚曰愍嶠之詣建康也

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

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集諸

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書法

綱目書琨無一大快人意於其遇害癸明匹磾鮮卑之種乃心帝室亦甚
具官者亦推其乃心帝室而已矣可嘉然不思戮力共功之義遂

至成害督將則
其餘不足觀矣
○漢王昭卒太子榮立為新準所弑丞相曜僭即位石
勒進爵為趙公
○漢王昭卒太子榮立為新準所弑丞相曜僭即位石
勒進爵為趙公
○漢王昭卒太子榮立為新準所弑丞相曜僭即位石
勒進爵為趙公

尹遂昌曰
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為流通而
於世主實得罪於天也天乃假手於新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
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詔州郡秀
孝復試經
策
能遠疏三
失

綱十一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同時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
丞能遠上疏以為梓宮未返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臣不以讐賊未報
為耻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用人惟在白望選求才幹惟事請託三
失也古之取士數奏以言今光祿不試其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
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茲無所徵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
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更尚書陳頴亦上言宜循舊制試

從從諫

以經策從之

己卯二年

漢改號趙元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召琅邪王

為皇考晉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既而罷之書法
以罷元帝於是
○國王敦忌周訪威名從事郭舒說敦曰荆州雖荒蕪乃

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

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王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

可以寶悅邪
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向敦之志
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

漢王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以單于為祖

石勒始與曜絕自稱趙王
即後加張賓大執法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綱庚辰三年
趙光初三年
以慕容暉為平州刺史
○同時宇文氏攻鬼

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疑至建康盛稱暉之威德賢雋皆

為之用帝欲留疑疑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龍驤

呼右侯而
不敢名
以慕容暉
為平州刺
史
裴疑稱鬼
威德

九國監南

九國監南

九國監南

十一

龍驤竭忠
王室

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也

趙以喬豫
和苞為諫

五月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時趙主曜作郢明觀及西宮凌

諫大夫
一觀足以
平涼州

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力諫曰前營郢明觀中道細民咸曜下

二侍中有
古人風

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祖逖經畧
中原

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雍丘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為取
河北計

後趙鎮戍歸逖者甚眾境土漸蹙是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

史

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

王與馬共
天下

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

王導有佐
命之勳

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

王導任真
推分

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王導善處
雅素佳士

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群從子弟布列顯

命之勳

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

王導任真
推分

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

王導善處
雅素佳士

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導能任

命之勳

真推分詹如也任其真性推之分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命之勳

遂構嫌隙○帝欲用親舊以鎮方面詔以左將軍譙王丞為相州刺史

命之勳

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

命之勳

知耳鈔似錫不豈無一割之用時相土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

命之勳

甚有能名

命之勳

辛巳四年趙光初四年三月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文鴛出戰力盡被執

命之勳

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與續等出降匹磾

命之勳

廿二

段匹碑常持晉節

匹碑死不

王敦

王敦

王敦

王敦

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碑結為

兄弟即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後趙匹碑不為勒禮嘗著朝服持

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發明匹碑賊所虜若無足取然碑本夷人竭

誠晉室死不易守此亦君子之

所嘉者故予以全節而其官

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賊

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皆與之密謀敦遣隗

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逖以戴淵雖有才無弘致

要識且已剪荆棘荆喻亂收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

約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

約十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

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眾

胡致堂曰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

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則歸納印符角中東路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况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為虞

士雅知內難將作充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何必

快快發病而喪其軀哉

陳止齋曰逖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委之

十一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封遼東公廆立子皝為世

子皝胡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

壬午永昌元年趙光初五年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

城狐社鼠

敦分兵寇長沙○劉初敦欲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

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

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沈充亦起兵於吳興

鳥程縣屬

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

浙江道

九綱監補

十一

忠臣義士
竭節之時

吾志欲死
忠義
令百姓知
吾心

靈敢肆狂逆方朕大甲敦上疏昔太甲顛覆厥慶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國譙王承遣鄧
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
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授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
意始決遂露檄敦逆狀約陶侃同起兵討之敦遣魏又攻長沙郡城也
不完資諸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
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
城固守盧望戰死甘卓亦遺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
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
枯魚之泉矣按莊子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活我乎周曰待我
决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卓不能從○鑑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
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道尋帥其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

伯仁以有
口崇卿
王道求救
於周顛
周顛申救
甚至
金日繫肘

王導以大
義滅親

此舉天下
以為何如
周戴皆有
高名

導呼之曰伯仁周顛以百口累卿一家百口託顛直人不顧恐人疑其見
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
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絕不與言遠
又甚矣狂言抑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
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
其手曰茂弘王導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
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懷帝時嘗以春為安○國敦據
石頭石頭城名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謂難掩無帝命刁協劉隗戴
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協為人所殺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
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謂淵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
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呂荷荷素奸諂說
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

周戴南北

之望

王彬直數

伯仁由我

負此良友

三日僕射

王道不能

從容問導導不答曰止應僕射耶又不答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
 收頤觀者皆為流涕及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頤善先往哭
 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彬勃然數
 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
 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耶導勸彬起謝彬不謝殊無懼色○
 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頤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四月敦兵陷長沙
 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五月敦殺甘卓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
 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按晉書周顛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
 宋氏補曰王敦之反王導不能無罪也趙盾殺其君客有殺趙盾者解之
 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二事雖不同原
 心定罪推其所自來盾解固難辭其責者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
 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至報恩
 怨假手于賊自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格天之業欲免趙盾

郭解之誅

終不能也

不肯救果

導之罪歟

胡致堂曰

袁了凡曰

祖約退屯

壽春

丁南湖曰王敦殺周顛由於敦問導而導不答人謂導之罪矣予謂敦
 因敦反而待罪顛將見帝導呼之以求救顛有救之心則雖難言而
 亦垂頤可矣微諾可矣却直入不顧以致導疑一失也顛救導甚切帝
 納其言及出導猶在門呼之顛直入不顧以致導疑一失也顛救導甚切帝
 疑二失也既導不與導言仍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全印夫曰諸賊奴則
 顯然連及於導以鍾其恨三失也卒使積忿致警假殺於賊敦之手導
 之惡不足言矣而顛之自取禍至也
 胡致堂曰當茂弘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
 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
 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于足乎嗚呼君子不由矣
 袁了凡曰予按致堂所以教伯仁者良善然當是時導為反者族天子
 不然且以為求而應之是徒益無意於救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午其跡
 於危疑之中故其術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所以
 生而顛所以殺然負則在導矣
 祖約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
 之間復騷然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

周監補

卷之四

王導受遺詔輔政

十五

元帝恭儉
明斷向如

琅邪廖乎
知節

問爭天下
與彼天下
其勢難易
何如

爭天下與
收天下異

高帝不得
不勇為

光武用高
帝之道

儉有餘而仁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子紹即皇帝位

賀善贊曰

琅邪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陷然後出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帝位亦庶乎知其即位止稱晉王雖皇帝位如先武者獨其無志遠畧不能盡祖述之才遂使河南終淪左

陳止齋曰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而爭天下重於用已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異也昔漢高帝資三代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餘無寸土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以肆志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指數十里以投三將不惜也唯水之圍滎陽之脫濱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偶之可以自託焉然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宜光武獨能也哉蓋其勢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肅宗明皇帝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壽二十七帝幼而聰慧嘗有使者從長安來元帝問紹曰長安近日近紹

曰長安近日但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奇其對一曰曰群臣語及之復以問紹紹曰日近帝愕然曰何異問者之言耶紹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奇之敦在石頭以其有勇畧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

癸未太寧元年趙光初六年四月敦移屯姑孰郡屬江東今太平府自領揚州旅

以王道為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

于湖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

殺兄敦縊殺今又殺弟和敦乃止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庾亮為中書監不書后兄亮亮賢也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

使鎮合肥敦忌之使鑒為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

短才耳樂廣考其實豈勝滿武秋滿奮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愷懷之廢宗

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

彥輔道韻

晉書卷之十四

廿六

平凌
彥輔系而
能正

汜公糟粕
書生
遠近觀公
此舉

王敦三計

生以之敦惡其言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敦懷太子廢送許昌滿奮
趙王倫篡位奮又奉書法敦忌鑒在外表遷內任則非私鑒矣綱
趙王曜自隴上西擊涼州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張茂親出拒戰長史
汜禕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不思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曜有
年矣今曜自至遠近觀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
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尋遣使稱藩曜封茂為涼王
綱甲申二年趙光初七年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楊州刺史督諸軍討敦
敦復反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綱初
敦疾甚矯詔拜王應應敦兄含子也敦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
騎大將軍錢鳳請敦曰朕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
常之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
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上下計也鳳謂其黨曰

策下計乃上

錢世儀精
神滿腹
京尹咽喉
之地

溫嶠擊錢
鳳憤
出閣復入
者三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綱敦親任溫嶠
乃繆為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
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
選鳳薦嶠嶠為辭敦不許嶠恐已既去而鳳于後問之因敦餞別起行酒
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嶠
字行酒而敢不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於
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
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亮畫計討之加導大都督督諸軍
討敦○綱導聞敦病篤率子弟為敦發喪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
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按史畧敦復反發兵
○日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
○按晉書帝自出規敦軍敦書夢日環其營驚寤曰黃須鮮卑兒來耶帝
○母鮮卑出也亟遣人追之不及○帝母荀氏不能自將以兄舍帥眾五萬
○燕人故帝類外氏而黃須出之為言生也

今日事明
張瞻

奄至江寧縣名屬應天府導遺舍書曰兄安明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舍不答帝帥諸軍襲擊大破之敦卒敦黨悉平乃發敦瘞瘞幽出屍踣

計反而斬之周光斬錢鳳自贖充為故袁了凡曰王合與子應同王敦反敦敗應欲投王彬於江州舍欲投王

寄賣友見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况天下晉江州荆州豈無君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况天下晉江州荆州豈無君之國舍應事敗不難南走越北走胡翻身見投將共再舉王敦事耶即彬

具船待應將誘而致之上也豈欲黨之亂賊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大義滅親當相取正劉魏謬評為

綱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永戴淵周顛等官有差○目

和鑿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門延寇不當贈謚事異賞均何以勸沮王

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卒用導議

綱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

陶侃為荆
州刺史

事異賞均

士女

聖人惜寸

陶侃惜分

君子當正

其威儀

素節必問

其所由

木屑竹頭

砥柱中流

陶侃賢於
王謝

敏忠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

後是自棄也諸寮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補博之具博音蒲博博

陸之雙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樛樛者放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

訶辱遣其所饋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俱皆令籍

而掌之籍簿籍冊也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

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濕所貯竹頭作丁釘裝船其綜理微密

皆此類也
具養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動事如此可謂

綱七月帝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太子衍

綱盤甫

綱盤甫

綱盤甫

綱盤甫

綱盤甫

王公非社稷之臣

卽位生五年矣群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夫行在嬪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道錄尚書事與庾亮下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而崩

綱丙戌咸和元年趙光初九年六月以和鑿為徐州刺史○國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鑿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

下壺不肯苟同時好

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賞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阮孚謂曰卿嘗無閑泰如舍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主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道及庾亮不聽乃止

無閑泰如舍瓦石

綱八月以溫嶠為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國初王導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時歷陽今和州內史孫資前

王導以寬和得眾

守臨淮府屬淮東於王敦再犯闕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平魏諸將志輕朝廷招納亡命亮脩石頭城以備之復命嶠舒以廣嚴拔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

阮孚求為廣州刺史

綱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秉為弋陽縣王○國宗初為肅宗所親任庾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亮殺之由是愈失眾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曰常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亮輔政之初王少國疑正宜鎮之何以慰遠近之心是時成帝方六歲乃能詰問垂泣亮能無愧於心乎觀二人無罪可書則亮之失刑明矣

白頭公何在

庾亮宜鎮之以靜

綱丁亥二年趙光初十年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鑑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諮於司徒道道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下壺溫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於是

舉朝以為不可

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下壺溫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於是

徵蘇峻為大司農
易西陲過
在歷陽

寧山頭
望廷尉

桓彝起兵
赴難

鷹鷂之逐
鳥雀
桓彝可謂
急君

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峻遂不應命○國温嶠即欲率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我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以兵會峻

發明蘇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變故上書召峻為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處仲王敦字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郡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國初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按甲以待之蘇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書法書赴難三若義者可謂能急矣綱戊子三年趙光初十一年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成陽公士壹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鑑時峻率眾二

萬人濟自橫江至將陵覆舟山將陵即金陵也覆舟山在應天陶回謂

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小丹陽路在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

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青溪在應天士壹帥諸軍拒擊力疾壹背癰新愈苦戰而死二子矜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無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

何恨乎按晉書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亮奔尋陽尋陽縣名今德化縣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

榱崩誰之咎也○國峻兵入臺城臺城在應天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反

曰至尊當御正殿裒即入抱帝登大極前殿導等登御床衛帝峻兵既入

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

入後宮府藏一空按晉書是時太官惟有燒餘米數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大尉峻自錄尚書事温嶠聞建康不守號勸

下壹父子
忠孝
何恨
忠孝萃于
一門
後事深以
相委
蘇冠軍來
觀至尊

綱目

卷之四

四

今日當以滅賊為急

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

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

君逐昌曰蘇峻狼子野心度亮既不能思所以處之乃遽頒詔命自過

也溫嶠欲帥眾入衛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

阜陵守當利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仗兵小丹陽南道亮又

不許其失四也由此觀之謝天下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

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為無補國如此尚可不

加誅責乎○按晉書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

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

少我眾一戰決矣

丁南湖曰作史之法以褒崇忠孝為第一義故書之不厭其詳稱之不

柵壺又苦戰而死二子珍肝亦死是其父子三人忠孝各盡史家筆案

之褒夫孰有重焉者顧少微以節要為例乃於壺亦節焉但曰壺帥

諸軍拒擊不能禁是向沒其善乎至史綱詳書之則天地之大閑立而

古今之大義彰矣

袁了凡曰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

綱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郁鑿王舒來赴難○鑑嶠將

起兵討峻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

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侃復遣登還嶠

遺書曰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敗於

緩於討賊侃深感悟侃即戎服登舟晝夜而進嶠有眾七十灑泣登舟

鑿在廣陵廣陵府城孤糧少適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眾入

赴國難將士爭奮同趣建康○自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

固爭不從導密令張閭以太后詔諭三吳謂東吳蘇州中吳使起義兵會

稽內史王舒使庾冰之弟將兵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

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

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齎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郁鑿

遂帥眾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尹遂昌曰蘇峻反逆宮闕為墟乘輿播越宗廟不守陶侃身為督將手

握疆兵固當洒泣誓眾畢力討賊猶恐不及夫何坐視朝廷

傾覆畧無救援之意必待溫嶠再三邀說僅乃肯前未幾又欲還鎮向

佩在晉不為無功

奮環佩以給軍費

登舟

溫嶠泣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登舟

佩在晉不為無功

佩在晉不為無功

侃未盡君臣大節

命縱不負桓侯

桓侯不負國

問于壺桓憂忠節孰

父子一門

忠孝

桓憂忠在

徇國

全節與主

侯等在和

古之善教

類嶠能左右之耳侃在晉朝不為無功獨

於君臣大節有所未盡故君子深為惜之

綱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是役也勇於義○國時彝聞京城不守

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

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地名在寧德府旌德縣北今名桓公

城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

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城陷執彝殺之

發明蘇峻之亂于壺桓憂皆以死節書夫以壺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

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預無二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

節與于侯等也

綱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眾○國時西軍與峻

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賈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

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事

勢之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返沮眾敗事義旗將回指於

公矣毛寶殷羨等皆勸侃乃分米餉嶠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

帥步兵萬人從白石石壘也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馬躓

侃部將彭世季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萬餘也割之焚其骨餘眾大

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王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

約奔後趙發明侃前入援書侃者原其志也冷

綱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前趙亡

趙淵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為漢高祖至是四世合三十七年

司馬公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蠱起之眾輻

辱二帝矜夸驕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

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與兵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

則陳安授有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

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以

綱已丑四年○是歲趙主大一小二九三僭國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趙光初十二年○後趙太和二年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長

司徒令取
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史滕舍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群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袁了凡曰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司馬孚也幸敦以不成而死耳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

議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

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脩則樂土為墟矣由是

不復徙都而以褚裒為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論平蘇峻功很蓋嶠以下封拜有差庾亮泥首之狀而請罪也謝罪

欲闔門投甌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

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王敦擁兵不赴又不給

軍糧侃請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

敦憂愧而卒

司馬公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下敦位列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卒以劉胤為江州刺史○嶠卒時年

四十二謚曰忠武按史畧嶠盡心晉室胤嶠軍司也陶侃部監嘗言胤非

方伯才王導不從事胤果多豪縱酒不恤政胤嶠軍司也陶侃部監嘗言胤非

綱唐寅五年趙建平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斬之○默殺劉胤司徒導

以默驍勇難制以為江州刺史侃聞之授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

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

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或資故包舍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

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廣州刺史

門晉以庾亮下敦為刺史何如

劉胤非方伯才

陶侃將兵討郭默

遵養時晦以定大事

九國通商

正史卷之四十一

四三

綱趙誅祖約夷其族○國初祖述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州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在趙為左衛將軍及約誅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馭廐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綱至辰七年趙建平正月趙王勒大享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

言天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以鹿喻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落言明白也如日

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老狐能變化以欺誰誦惑者曰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

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胡致堂曰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即與韓越比肩遇

石世龍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

綱癸巳八年趙建平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晉氏立國江左略為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蔡明無振起之意獨石

綱五月遼東慕容廆卒世子皝以平州刺史平州北燕之州名今直隸永平府是也

綱十月張駿遣張淳來上表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偽許之

綱張駿遺張淳來上表淳來上表淳來上表淳來上表淳來上表

綱甲午九年趙石弘延二月以張駿為大將軍先是涼州僚屬勸駿稱涼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

綱六月大尉長沙公陶侃卒○國初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發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此非人臣所宜言

綱六月大尉長沙公陶侃卒○國初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發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是舉差強人意

綱六月大尉長沙公陶侃卒○國初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發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張駿遺張淳來上表

綱六月大尉長沙公陶侃卒○國初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發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此非人臣所宜言

綱六月大尉長沙公陶侃卒○國初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發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

陶公似魏
武孔明
陸抗諸人
不能及
用法恒得
法外意
八翼上天
門

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今寧國府迄于白帝夔州數千里中路不
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
諸人不能及也謝安從子也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按史

袁了凡曰晉史載蘇峻自刺卒謚曰桓峻每思折翼之夢八翼上天門至八重折左翼而下力能
請付廷尉則謂峻軍之亂陶侃赴難書夜兼行則謂以不與顧命為
史之誣其老則謂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伺之志非也晚年以盈滿自俱
而史氏世秉朝權疑史氏因而加誣也宋陳肅公亦謂陶公被誣以晉
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

鑑成王雄卒太子班立其弟期謀作亂越子也因班夜哭弑之而立期後
為漢王壽所弑傳
即位改國號漢

綱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鑑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
又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謂道德經擅名江東而浩心為風流所宗

李野皮囊
春秋
不言而四
時之氣備

桓彝嘗謂裒曰李野有皮裏春秋李野褚裒言其外無臧否否音鄙臧善也而
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更臣斷曰庾亮致蘇峻之反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禍及於君則君危而
矣而佯言逃竄以塞人之指視尋即依戀祿自乞豫州者至是六年
矣乃愧作之意頓忘富貴之情益熾安享六州禮辟殷浩相與肆志風
流登南樓翫秋月據胡床恣談咏可謂擅一時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
懷嘗念及君親否耶

鑑十一月趙丞相虎廢趙主弘為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幽弘及太后
程弑之

綱乙未咸康元年趙王石虎建武元年三月幸司徒導府○國帝既冠音
猶委政於導導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不脩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市國

劉惔音談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鑑述性沉靜每坐客辨論蜂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
之癡導以門地門地地位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

蒙性至通
而有節
劉君勝我
自知
問江東米
價不答

晉書卷之十四卷
四五

王掾不疑

何得每事

盡善

張駿上疏

請北伐

遠近稱為

賢君

張氏四世

忠晉

癡人何言疑也嘗見道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

每事盡善道改容謝之○綱九月趙王虎遷都鄴

綱十月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目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

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

彊遠近稱為賢君駿遣使上疏以為勒雄既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

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書法張氏四世忠晉自是而後鮮克繼者

綱丙申二年趙建武二月立皇后杜氏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之

綱戊戌咸康四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

凡四曆國一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却鑿為太尉庾亮

為司空○鑿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勢

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

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亮字

鄒九峯曰王導身任宰衡為國倚重方且弘其襟度用人惟已庶幾賢

顧命矧樞重兵于邊選執朝權亦勢之所必至者以元舅之尊與導同受

執者是則當虛已聽從共勵成治所執者非則而相可否大則公付廷

議閑白于上以析拒之使或專擅違抗然後敢義譴責何有不顧乃

內懷不平自生媚嫉舉扇蔽塵一何編隘之甚抑宜伯仁之不能免也

即此而觀則知其見疎之時史稱其能任真推分而澹如也亦安知其

非矯情也哉

目王導以李充為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為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

懷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祛

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

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綱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目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

僚宜為降禮大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

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

元規塵汚人

鄒九峯曰

顧命矧樞

執者是則

議閑白于

內懷不平

即此而觀

非矯情也

目王導以

懷仁義者

其蔽曰名

以齊耻仁

綱十月光

僚宜為降

是諸君事

鄙人不識

時務

元規塵汚

鄒九峯曰

顧命矧樞

執者是則

議閑白于

元規塵汚

鄒九峯曰

四六

馮祖思問
倭於我
頭含却筆

有性命無
秀筆電

廖亮表請
夜趙
參謀以為
不可

道善因事
此功
王導歲計
有餘

庾亮經綸
時務
朝野翕然

思祖馮懷問倭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

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

三十餘年卒○鑑代王翳槐卒弟什翼健即位雄勇有智略國人附之有

眾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

日已庚五年趙建武五年三月庾亮欲開復中原移鎮石城表請伐趙帝下其

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天常察謨議皆以為未可蘇峻安能以泗水禦

詔諭止之

綱七月丞相始與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

史參錄尚書事○道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

餘以每日治效論之似無益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

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

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宿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

翕然稱焉晉書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是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

宣吾所測正當勸盡人事耳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

更臣斷曰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

四方勸進王敦憚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厥議遂止二也及其

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偏安之計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

榮賀循以來眾士盡收江左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而

輟憂周顧聞其志復神州而收淚三也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荆揚

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幾

百餘年導之功豈少小哉

綱大尉南昌公郊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時鑒疾篤上疏薦謨

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為徐州鑒薨即以謨代之

綱九月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

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綱辛丑七年趙建武七年二月封慕容皝為燕王○初皝遣長史劉翔來獻

捷為求大將軍燕王童童朝議以為不可翔曰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

玄象宣吾
所測
東晉王導
之功居多

却鑒荐蔡
謨

良臣如猛
虎

慕容心存
本朝

北復得一
石虎
驚婦知恤
則宗之墮

忠臣畢命
之秋

喜章猶宜
早除

疆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尚書諸葛恢羽之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葵婦猶知恤宗周之墮左傳鄭伯如晉于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也言寡婦不憂其織之無緯而惟今晉室阽危君位伴元凱曾無憂國之憂周室之墮滅恐禍將及已也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昌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爾何充等因奏從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生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沱別者爾奢靡傲誕譏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册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

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綱三月皇后杜氏崩夏四月葬恭皇后

綱壬寅八年趙建武八年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不奕皆在襁褓庾冰說帝以國

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同母弟琅玕王岳爲嗣帝許之六月帝崩琅玕王即位諒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

綱十二月立皇后褚氏○國時徵后父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羊州江府城西

吏臣斷曰成帝頻務簡約雖有愧於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

錯殺戮近親貶黜舊傳帝僅六歲已能詰問流淚則庾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狀乃奉頭鼠竄饒倖求免遂致遺憂國母遷帝石頭倘非溫嶠陶侃諸君子戮力討賊斬峻平胤社稷已非晉有矣嗚呼危哉○渭陽謂帝母舅庾亮也○遺憂國母皇太后庾氏以憂崩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及成帝崩大臣迎岳立之在位二年壽二十二而崩

建元元年

趙建武九年

七月

詔議經略中原庚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

伐趙

宣嘗留鎮襄陽招懷納勸課農桑趙再攻之不克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

尚浮華琅琊內史桓溫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采翼與之友善

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

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又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

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居十年

時人擬之管葛管謂夷吾葛謂孔明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常相與

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還相謂曰深源殷浩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

爲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字字衍立名非真浩不可如王衍雖

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豈可然乎浩猶不起○翼以滅

胡取蜀爲已任欲悉衆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軍事遂詔北行遣

庾冰出鎮武昌以爲繼翼以溫爲前鋒小督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

癸明晉遷江表中原淪於左社諸臣曾不以讐虜爲念獨使翼志在克

綱甲辰二年趙建武十年漢正月桓宣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翼積于

書法晉伐之不得志

鑑九月帝崩太子岬即位年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

尚書事州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

不能任事當之哉

知其有不臣之志謂

自丹陽

引炎

子

了凡袁先生

了凡袁先生

了凡袁先生

了凡袁先生

了凡袁先生

了凡袁先生

了凡袁先生

尚書事

大日帝頭大千御唱山平之二源大司衛月歸轉歸何京中給

甲亥二年至李燧入城五日宣父師兵輝于快水頌贊

更水出詔在昌以爲繼翼以爲爲前鞋小皆奏既宣督軍

東晉紀

孝宗楊皇帝諱明字彭祖康帝太子

鑑乙巳永和元年趙建武十一年○燕主慕容皝十二年○舊以會稽王

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昱清虛寡慾尤善玄言常以劉惔工

綱十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事○翼病表子爰

之領荆州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言未老成當之哉桓

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

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是不聽竟以溫

代翼

綱丙午二年趙建武十二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充有

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卒謚曰文穆

荆楚國之西門

桓溫英畧過人

劉惔每奇溫才

桓溫不可使居形勝

何充以社稷爲已任

晉書卷之二十五

以殷浩為揚州刺史

古人才足幹時

殷登就職

深源世味

實重深源以退為進

桓溫帥師伐漢
桓溫拜表即行
劉俊以為必克

綱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以殷浩為揚州刺史○時褚裒薦和與浩詔起之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遣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與若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胡致堂曰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辭微辟以養聲譽謝尚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宜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更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論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十于然而來矣

五月西平公張駿薨世子重華自稱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

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漢主李勢驕恣不理國事桓溫帥師伐之

拜表即行及聞詔命而遂行也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

溫善博者也未必得則不為戰國策蘇代謂魏王曰博之所以貴也但恐

蜀之後專制朝廷耳按春秋書暈帥師會伐邲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又書暈帥師會伐宋元儒謂邲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暈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况其一舉成功則專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丁未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亡大一小三凡四僭國二月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漢主勢悉眾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送降文於溫尋輿襯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襯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之詔封勢歸義侯漢亡右漢李雄自惠帝永興元年潛號為成焉漢至是五世合

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監戊申四年趙建武十四年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乃加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臨賀縣名今為廣西平樂府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

桓溫威名大振

九綱監南

晉書卷之五十五

二

殷浩朝野
告衆綜

協和
安

蒲洪人傑

褚裒伐趙
不克而還
蔡謨知諸
裒無成
非上聖莫
能不能為

今月非
時賢所及
間褚裒彭
城之戰何
如

吾屬故晉
人

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衆綜朝權衆綜謂衆錯綜也欲以抗温

由是與温浸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

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温構隙浩不從○**鑑**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即位

鑑已酉五年趙太寧元年五月趙王虎即皇帝位既而病卒太子世即位彭城

王遵廢世為護王尋殺之遵即位以武興公閔武興郡名今陝西漢中府為都督中外

諸軍事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秦雍二州今鞏昌府雍州今西安府俱屬陝西道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

來降枋頭今鞏昌府雍州今西安府俱屬陝西道○**初**裒上表請伐趙逕赴

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曰

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

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分表謂表外也疲民以暵

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憂及朝廷後裒將王龕等戰敗裒退屯廣陵

發明天恢復之與兼并異兼并謂之貪兵恢復謂之義兵晉夫中原以

禮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復讐之心雖敗亦榮固非子其窮兵

丁南湖曰褚裒晉康帝之后父也后父之憑仗寵靈自來殄滅者簡册

舉獨欲攘夷而尊夏雖其功不克然其名義赫赫乎可尚彼晉臣自安石

之餘鮮有此志矣史臣贊為后族之英華縉紳之今望信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晉遣使拜西平公重華自立為王

冬十一月趙石鑿結其主遵而自立○**鑑**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踞枋

頭共推蒲洪為王眾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閔出奔枋頭洪苻堅之祖

庚戌六年趙主石琚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承興元年○正月趙石閔

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

姓冉為石氏所養至是復其姓閔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

殺鑿而自立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右後趙石勒自成帝咸和二年閔

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尚書識機
知命

三秦王改
姓符

登天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
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

其子襄率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洪自稱大都督三秦王改姓苻氏

池雨若不止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爲氏馬又隴西大雨謠

付字遂○爲趙麻世子健代領其眾十一月健入長安以民心思

晉乃遣使詣建康獻捷并脩好於桓温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魏主閔徵故晉散騎常侍辛謚爲太常謚不食而卒○隴西辛謚有

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爲太常謚遺書以爲物

極則友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

之惠享喬松王喬赤之壽矣因不食而卒發明就功名自詭使能如辛謚

之知義亦何不可之有劉石辟召既皆不就至再閔召之遂不食而卒

目特書故散騎常侍蓋明其不失臣節也

○晉書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晉書閔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

帝八歲臨軒遣侍中徵之謚辭疾篤自且至申使著十餘返不至公卿奏

謨傲違上命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詣闕稽顙待罪詔免爲庶人

尹起華曰蔡謨在晉誠爲表表然安有天子臨軒百官布列若待神明

謨亦必明知臨軒久矣之意其心何以自安既而朝論不容請致廷尉

方乃稽顙待罪何前倨而後恭抑况謨南陳疾篤隨即詣闕又何愈之

速叩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此皆謨忽視幼君下視同列

之故爾使其果遇英果之君朝綱振肅必不敢爾

鑑 辛未七年趙永寧二年○魏永興二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正

月苻健即天王位國號大秦凡趙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十二月桓温移軍武昌尋復還鎮○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

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

亦不之懼也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温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

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王彪之謂當靜以待之令相

桓温移軍武昌

桓温移軍武昌

蔡謨免爲
庶人

蔡謨前略
後恭

桓温移軍
武昌

桓温移軍
北伐

決大爭正

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浩曰決大爭正自

自難

難頃日來致使人悶聞卿之謀意始得了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曰王

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

坐為皇章書曰寇難宜乎時會宜投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

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當先寧國而

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温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皇帝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帥眾來歸詔屯譙城弋仲病謂諸子曰中

歸於晉當執至

○四月燕滅魏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

其視弋仲豈

○九月殷浩進屯泗口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

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浩

之功不能進謝尚文遇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浩退屯壽春復謀再舉羲

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

○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

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

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浩不從進屯泗口

○同時殷浩以軍與龍遺之學校由此遂廢發明者帝

○癸丑九年秦皇始三年姚襄屯歷陽殷浩惡其疆盛屢遣刺客刺之不

諧又潛遣魏愷襲襄斬景浩聞張遇作亂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

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

遂自壽春率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王彪

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為前驅襄偽

伏甲邀之也反攻浩於山桑浩大敗走譙城昱謂處之曰君言無不中張

陳無以過也書法

也襄不書反何專罪浩也襄無罪而浩襲之浩之罪

君言無不

張陳無以

過

無功

○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

功未可期

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

德量力不弊不已

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浩不從進屯泗口

○同時殷浩以軍與龍遺之學校由此遂廢

○癸丑九年秦皇始三年姚襄屯歷陽殷浩惡其疆盛屢遣刺客刺之不

諧又潛遣魏愷襲襄斬景浩聞張遇作亂

遂自壽春率眾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王彪

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為前驅襄偽

伏甲邀之也反攻浩於山桑浩大敗走譙城昱謂處之曰君言無不中張

陳無以過也

也

君言無不

張陳無以

過

也

君言無不

張陳無以

過

開殷浩山
桑之敗何
如

綱甲寅十年秦皇始四年○燕元曆十一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

綱殷浩有罪免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為揚州刺史○**綱**浩連年北伐師

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

免浩為庶人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温矣○**綱**浩少與温齊名而心競不

相下温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望空作咄咄怪事咄

久之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何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

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

丁南湖曰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微辟屏居墓所似一高士也
屢敗為温所廢徙書空咄咄及温致書將以為尚書令即欣然喜迫答
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
鄙夫也意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
知所慎哉

綱三月桓温帥師伐秦○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灊上三輔郡縣皆

來降○**綱**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者

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親官軍○北海王猛字景略少好學倜儻不羈

也有大志隱居華陰華陰縣名今屬陝西聞桓温入關被褐謁之被衣也褐以

荆風談當世之務三秦謂廢丘揆陽高奴三縣是也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

咫尺而不渡霸水霸水在陝西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應

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綱**温與秦兵戰于白鹿原在永

不利秦人清野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温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温

欲與猛俱還猛不就

發明温有經濟之才倘有英主驅而用之克復有不難者惟晉無
明君故温有跋扈之志至其經營之功則不可掩也

綱秦東海王苻雄卒○**綱**雄秦王健之弟也及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

秦滅

今日復親
官軍
王猛有大
志

荆風談當
世之務

百姓未知
公心
江東無卿
比

三秦謂廢
丘揆陽
高奴三縣
是也

温有經濟
之才
眼中不識
人
王猛三秦
豪傑

温有經濟
之才倘有
英主驅而
用之克復
有不難者
惟晉無明
君故温有
跋扈之志
至其經營
之功則不
可掩也

元十五

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符離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德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

綱乙卯十一年秦王苻生壽光元年○燕元璽四年○京去年號六月秦王健卒太子生即位

綱丙辰十二年秦壽光二年五月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綱溫自江陵北伐與寇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神州陸沉

敗而走溫屯金墉城名諸諸諸陵西晉墳墓有毀壞者備復之置鎮戍以二千人而遣襄奔

平陽擊後欲圍關中秦遣兵拒發明姚襄已歸晉乃叛降于燕又兄招納叛民震動京邑則襄非前日

丁南湖曰晉室諸陵陷於胡虜桓溫能脩渴之氏氏發明贊其少仲臣

其心也蓋仗義執言自桓文始然桓文尊周而不取周也後世奸雄乃

皆以此為篡取之術是故王莽發策金匱曹操遷帝都許桓溫脩渴諸

陵其賊心一而巳矣

十一月燕天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廣固城名在山東青州府益都縣

築城有大間甚廣因之為固故名十一月龕面縛出降俗撫安新民悉定齊地

丁巳升平元年秦王苻堅永興元年秦王生飲酒無書夜乘醉多所殺戮

東海王堅殺之自立為秦天王先是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人謀

略不世出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

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國左僕射李威知猛之賢當勸堅以國事任之堅

謂猛曰李君知公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按堅任一歲中五

有毀之者遷官權傾内外人

張氏斷曰孔明三代之遺才王猛豈其儔匹哉若

論劉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之矣

內莫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桓溫

堅堅狄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蓋忘其狄也盡忠奮

武後盡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

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甲西羗我之仇敵宜漸除之猛言

如此前輩多稱之猛誠將才古今亦難得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實良

符堅得王

猛

不世出

一見如舊

友

如玄德之

過孔明

李公知君

猶管鮑

王猛比孔

明

孔明三代

遺才

問王猛事

秦何如

王猛見

王猛見

見也但其立志之始差之耳使猛見桓温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失為中與名臣焉惜乎無此也

袁了凡曰

符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之孔明龍附南陽且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且孔明志氣漢賊以弘王業而猛不過語及時事堅大悅是猛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登以高大事而堅從史以成之符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出處大致夷夏大防皆臣大分猛鹵莽如此以擬孔明不亦蚘蟻之比神龍乎若夫以眾望誅符法而不能救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視關誠布公者又遠矣

綱八月立皇后何氏

故散騎常侍何準之女也

綱十一月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目**猛舉異才脩廢職課農祭恤困窮

綱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綱戊午二年

秦永興二年燕光壽二年

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目**會稽王昱

欲以桓温弟雲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帶之宜也是乃更以謝萬代之王

通識當隨

王猛日親

義之與温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霄之韻而俯同群辟詳僚百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後謝萬伐燕衆潰免為庶人

袁了凡曰

義之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以夏食不二味居不重席與士之最下者同詳味規二謝之語義之非無意當世者其正色匡時危言格物蓋十望之傳休奕之流使其會時行志則陶士行之忠勤祖士雅之壯烈當不足過雅志高潔不能屈抑於世以售其才故晉死之志益堅臨池之藝徒表惜哉

綱九月秦大旱○**目**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

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目**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

氏豪佐秦主

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愚按昭烈

綱庚申四年

秦甘露二年燕幽帝

正月燕王儁卒太子暉立○二月以慕

王猛日親

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

正月燕王儁卒太子暉立○二月以慕

慕容恪尚
在

慕容恪為太宰專錄朝政○**鑑**朝廷初聞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謝安少百
重名

桓温以謝安為征西司馬○**同**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

布衣時人
以公輔期

石安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在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今絕頂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

安石不得
不與人同
憂

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廢黜安石始有仕進之志年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温大喜深禮重之

不與人同
憂

同憂召之必至及弟萬廢黜安石始有仕進之志年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温大喜深禮重之

鑑辛酉五年秦甘露三年燕建熙二年是歲京奉升平之號五月帝崩無嗣琅玕王丕即皇帝位

九月立皇后王氏后王蒙之女也十月秦舉四科○**鑑**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內

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備關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諱丕字于齡成帝長子也初封琅玕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四年壽二十五崩

鑑王戊隆和元年趙甘露四年燕建熙三年正月桓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温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

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

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雖北風之思詩北風其喟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為交切一朝頓欲拔之驅蹙於空荒之

地離墳墓棄生業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國家之所宜深慮也綽少慕

高尚嘗著逐初賦以見志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孫綽字何不尋君逐

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王逖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

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移洛陽鍾虞虞音巨與錄通周禮梓人為筍篋虞

脛若是者謂之羸屬其聲大而安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述曰永嘉不

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注樂器所懸橫曰荀直曰虞述曰永嘉不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隼

信順協於
天人

孫綽諫遷
都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鍾虞

競劉聰所獲故云永嘉五年為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景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乃止

丁南湖曰

孫綽以詞賦擅美東晉蓋一代文人也文人多恃筆舌詔結舉朝震怖其遷都一策莫敢有非議者唯綽也能危言止之以絕權奸之黨以交江左之眾以綿晉氏之業乎綽其文人之翹楚歟

袁了凡曰

簡文帝臨崩詔温之移鍾虞温蓋正義凜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事遂不行坦之懷祖子也又王忱臨荆州温子玄時在江陵常以材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先入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畱忱又坦之子王氏三世處桓氏父子間其正色如此

綱癸亥興寧元年秦甘露五年五月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温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郝超為參軍王珣首

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參軍短主簿短故也能令

公喜能令公怒起與謝玄玄安之姪也皆為温掾掾以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

十必權庭仗節王椽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王椽當作黑頭公

綱甲子二年秦甘露六年○燕建興五年五月以王述為中興士第一為

尚書令○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于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

坦之自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

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胡致堂曰

讓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觀美也在已則以抑亢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豈偽為哉王懷祖王述字不事外飾固賢於匿情求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矣仲尼以禮讓為國為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為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袁了凡曰

按受爵不讓而詩人以為刺讓可已耶雖然讓也者禮之實亦異乎虞廷之所為濟濟矣懷祖之見本之烟質蓋亦以矯世之虛偽焉此義行則毀浩輩退以為進辭以為受者亦可以少沮矣

綱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帝崩琅玕王奕即皇帝位○三月燕太宰恪

吳王垂共攻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勁初以父充死于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耻及陳祐以燕兵逼洛陽糧絕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勁守之

王述不為虛讓自是美事

一舉而三善生坦之所見賢於述

一國監前
道長行已十五卷

沈勁神氣
自若
沈勁奇士
沈勁可謂
能子

勁喜曰吾意欲致命今得之矣洛陽陷被執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

司馬公曰

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

袁了凡曰

稽康為晉文帝所殺子紹以山濤之薦拜秘書丞而死於惠

帝奕

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也初封瑯琊王及哀帝無子大臣迎

綱立皇后庾氏

女也

帝奕

奕立之在位六年桓温廢為海西公以太元十一年薨于吳年

四十五

綱丙寅太和元年

秦建元二年

尹起莘曰

帝廢為海西公矣何以書帝奕不子桓温之廢也太和承統

失地則名帝在位六年固無顯過而德亦茂聞遂使強臣廢之易於反

綱丁卯二年

秦建元三年燕太原王恪疾病暈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

皇王兼官蕭
之亞

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

皇甫真鑿
機微變

發使如燕以郭辨為之副辨還為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鑿機識變唯

皇甫真

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國戊辰三年

秦建元四年二月秦魏公符庚以陝城降燕後秦拔陝請兵

應接秦人大懼燕范陽德以為符氏骨肉爭離投城請援是天以秦賜燕

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太傅詳曰秦大國也今雖有

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

矣

綱己巳四年

秦建元五年四月大司馬桓温帥步騎五萬伐燕燕王暉求

救於秦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

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澗

王猛密言
於堅何如

吳越之事
足以觀

桓温拔頭
救續

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不從遣郤差帥步騎三萬以救燕温戰于枋頭地不利在遠燕吳王垂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温於襄邑漢縣名今入推州大破之温深耻喪敗乃

桓温歸罪
袁真

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真以壽春叛降于燕

燕遣郝晷
梁琛如秦

國遣郝晷梁琛如秦○同時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萬年縣屬京兆府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

梁琛秦使
如秦

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劭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

天子以四
海為家

有遇禮禮謂禮也何為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海謂四海之內縣謂赤縣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宣平居容與之所為哉與讀曰謀容

堅使館琛
於奕舍

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奕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

兄弟本心
各有所在

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

梁琛不拜
秦太子

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諸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國之臣乎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慕容垂奔
秦

十一月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古奔字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

賢傑必共
成大功

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然後還卿本鄉世封幽州不亦美乎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

父子譬如
龍虎

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

王猛請除慕容垂以清四海

慕容垂收攬英雄

皇甫直深以為憂

項羽符堅有君人之

秦遣王猛伐燕

一士止百萬之師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

孫盛不改枋頭之書

聖人曾史不苟示人

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國梁瑤歸言於評曰秦人曰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王何如人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傳既又以告燕王暉皆不然之唯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陳北溪曰

王猛勸符堅殺重范增勸項羽殺季其忌心一而已蓋方其則彼雖強如屈突通之於唐皆為吾之用矣何必僕僕行小人之計因人歸我而殺之乎縱使殺之慕容垂雖死天下其無慕容垂乎故以情論之王猛范增之欲殺慕容垂沛公者人臣之分也而項羽符堅不殺之者有君人之度也

國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發明秦

有謀燕之心所忌者垂耳今既去其所忌則何憚而不發乎然則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非虛語也燕有才不能用棄以資敵雖欲不亡得乎

○綱大司馬溫從鎮廣陵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綱時

征役既頻加之疾厲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穆帝永和五年溫與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

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闕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共泣請於盛為百口計不許諸子遂私改之按晉書盛所著晉春秋辭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胡致堂曰溫一敗而深耻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歎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雖然盛亦未為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

苟以示人其慎重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丁南湖曰予觀孫盛桓溫之屬吏從溫平蜀封安懷侯從平洛封吳昌侯是溫亦盛之所讐也恩讐相準則私心平而公論出盛枋頭之錄必不

是溫亦盛之所讐也恩讐相準則私心平而公論出盛枋頭之錄必不妄矣兄以溫之怒言如彼其可畏也諸子之泣請如彼其可憐也盛也不顧身老不顧家門而但顧公論殺然有

董狐齊太史之風謂之晉春秋諒哉

綱庚午五年秦建元六年○燕建熙十一年○正月慕容令今垂之子自秦奔

燕○目時王猛發長安請令察其軍事以為鄉導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

王猛問燕
容垂父子

賢子心不
忘本
燕非今所
能存

材臣進取
之良資

王猛市井
鬻賣之行

封李問申
亂燕事

王猛曲有
徐成

鄧羌效戰
贖罪

王猛督兵
渭源

受爵稱觴

此非吾所
及

詐為垂使者謂今日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主心亦
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今疑韓燕軍猛表令叛狀垂
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主堅勞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
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初燕人以令叛
而還疑為反間徙之沙城沙城在龍城東北六百里後

司馬公曰

敵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材高功盛無罪
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
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秦遣王猛督軍伐燕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
侍郎封李問司徒長史申儆曰事將何如偷嘆曰燕必亡矣吾屬今茲將

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按左傳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
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
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後越果滅吳歲星東方木之精帝之家也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今

九月秦王猛入晉陽十月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遂圍鄴○目時

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將

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

勤兵將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

郡將尚爾况國家乎燕主暉趣促評使戰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渭源元魏
縣名今陝

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大呼競

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羌曰若

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

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與張蚝徐成

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乘勝追擊

評單騎走還鄴

鄧荒三罪
容短收長

燕民各安
其業

今日復見
太原王

遺愛
玄恭古之

霍鴻斷曰

鄧荒請郡將以撓法狗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殊求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

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太原王慕容恪也死四格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

見愛有古人之遺風設太牢以祭之

十一月秦王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燕散騎侍郎徐蔚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王暉與上庸王評等奔龍城秦王堅使遊擊將軍郭慶追及於高

陽高陽縣名執暉詣堅堅釋之暉降

評之敗也暉疑梁球知秦謀收擊之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

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

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

忠為臣莫如

以狗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釋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尚不忍為

况非所及邪堅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發明堅能用猛師行有紀無斬艾屠戮而滅一大國易若反手

又能就用猛統六州以安其眾此堅所以獨盛於五胡也

鑑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

目猛表留梁球為王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

美本朝却君微說國弊秦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却君知幾

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為新興侯以評

為給事中皇甫真為秦軍都尉

趙狄曰天道在燕而

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為燕有

太宗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溫之廢帝奕乃迎而立之在位二年壽五十三崩

網辛未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瑾袁真子也斬之

梁君專美
本朝

初君知幾
為先

賞丁公而
誅季布

為先
誕曰然則

明公賞丁
公而誅季

布也
猛大笑

秦封暉
為新興侯

以評
為給事中

皇甫真
為秦軍都

尉

趙狄曰
天道在燕

而

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為燕有

太宗簡文皇帝

網辛未咸安元年

秦建元七年

正月

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

斬之

秦建元七年

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

秦建元七年

正月

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

秦建元七年

正月

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

秦建元七年

正月

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

卷之五十五

鑑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處為桓於馮翊北地丁

零翟斌於新安澗池鳥桓東胡種也漢初匈奴冒頓破其胡其餘眾退保

輕便馬喇二國魏郡名北地漢郡名丁零即先零北狄種名其國在康居

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新安澗池俱漢縣名二縣屬河南府通音免

十一月大司馬温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鑑初温

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傳善名也百世亦

富遺真留惡名也萬年術士杜昊音能能知人貴賤温問之昊曰明公動格宇宙

位極人臣温不悅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

名頓挫既克壽春謂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

宿中夜謂温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伊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無以五大威權鎮壓四

海温遂與定議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誥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金草呈

之太后温集百官於朝堂百官震悚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

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於是宣太

后令廢帝為東海王温帥百官迎昱即帝位温威勢愈赫侍中謝安見温

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

温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温固辭仍請還鎮姑熟姑熟古郡名今

尹遂昌曰温久專大權管朝在其掌握天子特權虛器故立談之頃視

何難之有書法若此所以戒有國者不可不謹其微而嚴履霜之漸爾於温乎何誅

方正學曰恒温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弒之漸也衆情疑懼方若鋒刃

然使處之能以是折温於朝奮務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勸強

臣以廢其主作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却超下後世猶謂處之為才

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

袁了凡曰而強臣廢主立主志在奪國為之漸耳以漢之衰董卓之兇虐

懸節徑出示不同逆雖未能推兇心而卒各伸其志桓温造謀廢主規

移晉祚處之為國大臣不能守死強諫且傳會為之此亦關何禮度儀

制何先代可循何故典可率而須更裁定乎斯亦勇於偏上恬於黨逆

矣古大臣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跡豈同此且夫臣廢君下干上

天地大變而温之色動猶有人心處之神采更無怍色處之既諛温以

伊霍温復答處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無深譏翻共溢美

謝安見温

安石何事

乃爾

謝安見温

安石何事

乃爾

謝安見温

安石何事

乃爾

謝安見温

異乎所聞

文帝神識恬暢

鑑十二月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降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國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疑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王猛治秦

王申二年秦建元八年七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歲按晉書簡文帝立嗣或云須當大司馬處分王處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向諸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

汝爭王公如爭我

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著自放黜尸素乃尸位素餐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國堅救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爭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晉嘗傳公以泮宮幾頌也○見詩晉頌齊

齊宣王以稷下重聲

宣王以稷下垂聲後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璆盛且百數千人○齊有稷門城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勅明公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

子伯豈陽平所宜更字

徵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更字

治本在得人人在審察舉

人得人在審察舉察舉在核實求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發明之堅之任猛如此方盡其才而桓溫乃以軍諮祭酒處比當戰攻分裂之際乃不能羅而致之棄以資敵何哉然猛才略出溫之右亦自知必不為溫所容秦能用猛而晉不能用溫故猛功業傑出而溫出溫之右乎君臣遇合與否爾

國秦能用猛晉不能用溫何如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弒壽三十五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

謝安神色不變

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新亭在應天府城南是時都下人情恟恟驚恐之貌或云欲誅王謝王坦之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

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
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
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不用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温笑曰正自不能爾猶如此也温云遂命撤之兵衛與安笑語移日
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却常為温謀王安與坦之見温温使起卧

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人幕之賓矣朝延近侍臣曰入
笑之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察考初文帝

胡致堂曰股浩聞桓温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聞桓温欲處以尚
此二十年温勢益彊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觀神器朝士惕息之態
當什有於深源之時而安之視温如敵已然意象安閑不為少攝從容

袁了凡曰謝安遲緩而取憤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
謝安遲緩而取憤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
初温疾篤調朝廷

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虎之
虎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輒改之由

是歷旬不就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弟冲領其眾俄頃薨冲既代温居
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

袁了凡曰王敦慕曹操至詠其樂府歌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
相慕尚如此豈惡固性生耶
綱皇太后康帝后臨朝攝政以王虎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書法后無意

守涪城虎首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虎遂降堅欲以虎為
尚書郎虎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矣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

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
綱甲戌二年秦建元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充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謝王故後其爭安可以此示人
桓冲盡忠王室
周虓為母
謝安德度才器

暮功不發
絲竹
天下實當
為天下惜

悠然有尚
世之志
王羲之諷
謝安

王謝江東
之賢臣
廢禮慕道
之俗

坦之以國
家為憂

桓中以為
州讓謝安

報德莫如
盡言

○**安**好嚴律。暮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

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安不能從。○**安**嘗與

王羲之登冶城。應天府治北。朝後。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

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

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

致患邪。

蘇頌曰。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

乙亥三年。秦建元。五月。徐克都督監田侯王坦之卒。坦之字文度。臨終

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中處之澹然。

○**國**中以安素

哲王知功
業不易

王猛頓勿
圖晉

何奪晉
之速

王猛以中
國生靈為
念

三猛深明
筆夷之分

一言識順
并之理

言伏惟陛下威烈震乎八荒。敷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

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

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

動。至是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統相承

之正統也。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氏西羌謂慕容

也。氏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

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晉。宏曰。王猛之速也。

發明。凡仕夷者。皆以死書。而猛獨書官書。爵書。卒何原其心也。猛負高

世之資。生亂離之際。不得已而仕秦。其心蓋倦倦然。以中國生靈

為念。觀其臨終。秦主訪以後事。猛謂正朔相承。一言其深明。華夷之分

識順逆之理也。歟。

丁南湖曰。王猛之死。其符堅之不幸。而實猛之幸乎。何也。猛勸堅勿圖

晉。固可嘉矣。然堅之伐晉。乃其枕戈之志。其所以厚猛者。蓋

欲賴猛為晉敵也。猛幸而死。是以不預淮淝之戰。而得免罪於晉。使

其不死。則於淮淝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寢之也。不能終寢之

則投鞭斷流之策。猛其可預乎。不預乎。預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

八月立皇后王氏后濂之孫女也

五月涼公張天錫荒於酒色不親

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荀萇長將兵滅之涼州郡縣悉降

十月秦王堅遣唐公洛將兵十萬擊代王什翼犍奔陰山之北部眾

逃潰國中大亂其孫珪尚幼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堅分代民為二部

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

丁丑二年秦建元十三年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

兄子玄應詔却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

舉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復問未嘗不得其任周旋

之間皆得其道也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得劉牢之等為衆軍戰無不捷號北府兵

敵人畏之

北府兵

問和羣舉和羣舉

舉謝玄秋仁傑舉

用何如一

用心之公

任天下當保國寧家

細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今寇敵方彊豈

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

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脩政事乃以脩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

之世無所營造

臨海太守却超卒超字嘉賓

初超嘗於桓氏以父情情音因忠於王室

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父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悼寢

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惜果成疾門人呈箱皆與桓温往反密計

情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愚謂賊温廢立之謀超實道之至是

和情忠於

王室

出安相書

門生

情音因

忠於王室

不令知之

及病甚出

一箱書授

七國監補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人之良心以富貴而迷將死以反本而悟也東坡氏謂方回可謂忠臣嘉賓可謂孝子夫惜之忠固矣而趙也亦謂趙起暴身後之惡為可憫以斯人為可憫則凡亂臣賊子皆不復深絕矣

綱 庚三年秦建元十四年九月秦王堅宴群臣○**目** 堅與群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也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

趙整作酒歌前危後則

邦祭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綱** 十月大宛獻馬于秦不受○**目** 時大宛獻汗血馬于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群臣作止馬詩而反之

命群臣作止馬詩

綱 已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四月秦陷魏與太守吉挹死之○**目** 時秦韋鍾援魏舉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

周孟威不屈於前

擊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孟威周墟字秦獲其丑遂降不受丁彥遠潔已於後彥遠丁穉字被執秦吉祖冲閉口而死祖冲吉挹字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謝安文雅過于導

屢入寇邊兵失利衆人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謂其安雅過之

二人功業畧相當

問王導謝安人品功業孰優

綱 屏山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世平王敦之難烏蘇峻之首謝安之寇二人功業畧相當也然導簡系寡慾而安於恭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而安於海西之廢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為何如也

綱 辛巳六年秦建元十七年春正月立佛精古於殿內息心所棲曰精舍○**目**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寔之左丞相王雅諫不從

書法立佛舍議尚夷教也於殿內蓋非所矣

綱 壬午七年秦建元十七年秦東海公苻陽父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仇耳虓曰世荷晉恩生為

烈士秉志不憚死

皆赦不誅徒邊愚按虓之始不受秦呂義也至是為尚書郎則秦臣矣乃復異謀是二心也故與苻陽等同以反書寧非守志不終

戒乎
者之

安中江表
常入

投鞭斷流

伐晉有三
准

景略一時
英傑
疾風掃秋
葉
符融効死
奮晉

十月秦王堅會群臣於太極殿大極殿在陝西西安府城中謀大舉入寇權
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
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曰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始未可伐
也堅曰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蔡室道旁
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爾陽平陽平曹外郡名今大名府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
道不順時歲星一也晉國無費百世安業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
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
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肘音節也腋音
掖掖在肘後時太子獨與卒數萬守京師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
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且曰以吾晉猶疾風之掃秋葉耳時內外沮之
者居多獨冀炎皇姚萇欲乘其釁擊之南伐堅大悅融又諫曰國家本戎

帝王曆數
豈有常
聖王治因
自然

狄也正朔朝會不歸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
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汝不達變通爾國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
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
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
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
所因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壘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陽平公
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
大事孺子豈知之愚按蘇子曰符堅以獨斷而亡堅之斷剛復自用逆天
之而堅獨不知方欲投鞭斷流垂延晉祚其及喪敗之辱也固宜
丁南湖曰符融堅之季弟也詞賦如王粲刑政如王猛其伐晉一諫知
幾即昔曾宣公弑嫡君厥弟叔眚不食其祿而織履以生春秋嘉之惜
乎融也智不及此而徒取晉兵之戮歟

綱 癸未八年秦建元十六年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

不九周益甫

謝玄等帥師拒之。○鑑時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發長安戎卒

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十里詔以謝石謝玄帥眾八萬拒

之秦兵既盛至穎口即穎水之口也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安遂命出遊山墅田廬也親朋畢集與

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登陟

也遊山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安固却

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官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

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江矣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

胡致堂曰符堅南伐人人惴恐安石處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

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堅志驕氣盈

直當以宗社存亡為安石了了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

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去惟言語可以脩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

玄入問計於安 安答已別有旨 命駕出遊山墅 圍棋賭墅 桓冲深以根本為憂 安石有廟堂之量 安石不開 將畧天下事已可知 安石矯情鎮物

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 詭貌於外則情動於中 不能相應也 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 碁必不勝 玄宜勝而負 安石宜負而勝 安石之天

定矣 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王陽明曰 夫臨事而懼 用師之要 當符秦入寇 重兵壓境 此何等時也

任軍國重寄者 果若茲乎 向非未序 反間秦兵 稍却 曷能奏淮淝之捷 耶 所幸者 天未厭晉 草不効順 風鶴皆兵 俾符秦折北 不支者 豈人力

也哉 太史公謂霍去病 不至困絕 以為有天幸 余於安亦以為然 震了凡曰 謝安石 燕遊命駕 而却符堅之師 從容就席 而撤桓温之兵

大人 贏騎以往 而魚朝恩 服其長者 大也 郭子儀 從容就席 而撤桓温之兵 曰 不懼則虎亦畏焉 不疑則蜻亦游焉 居已以安 而後可制天下之危

待物以信 而後可通天下之問 夫何之而尼也 孰夷狄小人之有

綱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

安○時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今壽州克之將軍梁成等屯于洛澗水出河南

府新安縣白石山 柵淮以遏東兵 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 憚

成不敢進 融於壽陽遣尚書臬史先為襄州刺史來說謝石等使降 序私

謂石等曰 若秦百萬之眾 盡至誠難 與為敵 今乘諸軍未集 宜速擊之 若

國 大破秦兵于淝水

丁巳 國 監南

草木皆兵

晉兵淮淝之捷

風鶴皆驚

風鶴皆驚

飛水之捷

晉自有勝

秦之理

草木人形

風鶴王師

問六朝不

能混一其

故何歟

江東十勝

江東之人

不知有天

六朝不能

混一

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
 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
 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
 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文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
 晉兵八公山在直隸鳳陽府壽州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時淮南王安與
 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勅強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
 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
 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
 乎諸將不可堅欲令晉兵半渡蹙之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兵退不可復
 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序因與張天錫來奔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
 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自
 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

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堅中流矢單騎走中竹仲反傷也

獲堅乘輿雲母車

發明晉肥水之捷亦有天幸然綱目歸功謝石等者是時謝安為拒政

秦兵自敗者將使後世以人事秦兵自敗者將使後世以人事

季舜臣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犀銳足以破秦兵於

東者凡六朝周謝玄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江

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江

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勝江

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克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渡江

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江

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向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江

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乘萬騎起自江東而江

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之地土懸力薄而不足江

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嘗有進取之心而豫為必復中原江

之計是以一旦欲乘機會而倉皇失措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符堅養江

兵於秦中後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顧謂大江之流棹江

鞭可斷志則誇矣而兵始一交全師潰敗相與枕藉於淝水之中晉之

了九周監南

晉書代帝十五卷

一

君臣常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也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耶奈何律徊於交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固混一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以濟符丕之饑明日率軍於關陝以爲符堅之助夫淮肥百萬志欲何爲幸其天敗糧盡力困不奮兵以勦除之乃舉國之大讐付之相忘之域豈不深可惜哉

丁南湖曰草木也而曷皆兵乎風鶴也而曷皆師乎天奪秦人之魄是師則曰天命誅之是成敗由天非人力所得而與者彼秦堅以百萬之

何哉惟夫天意助順於晉而惡盈於秦故使鬼神效職山川協靈而草木風鶴有此顯赫之應若秦氏妖孽則鷄犬夜號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故曰成敗由天非人力所得而與者也

袁了凡曰符堅以百萬衆入寇而安石夷然無懼色堅見晉兵嚴整曰非安石所以待堅也無然始有懼色此不待陣而勝負之形已決矣夫木不見怪則安母乃鹹諾斯善操論而不察事者夫空弦可以落鳥驚其懼也懸弓可以爲蛇務其疑也我壯其氣敵褫其魄耳目亂矣故陣後之虛聲可奪而目前之見影皆疑也不然雖百未序呼草木皆兵形秦遂敗耶堅遂恐耶

鑑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

此恩何可忘

慕容垂不殺符堅

問安石有廟堂之量

者也方秦師入寇胡爲賭豎園恭及其既勝胡爲過限折屐其得失何如

謝安攝書置床

謝安折屐

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茲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

女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善之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

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

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中以復先業耳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

悉以兵授堅德堅於喪敗時得不害亦足報矣何以使垂終無復燕之心哉吾故未易敢短垂也

丁南湖曰堅之不殺垂也王猛諫之不聽權翼諫之不聽弟德諫之不聽而一以功業一以信義根之於垂垂之不殺堅也子寶諫之不聽弟德諫之不聽而一以功業易志而垂之報堅頃以盛衰改節二人之美談也然堅之任垂不以與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陳紫峰曰謝安石於秦師之未勝若不經意者蓋其以軍事付玄與牢無喜色而不竟折屐者蓋其喜也非爲一已喜也爲天下喜也爲國家社稷喜也大臣以安社稷爲悅安得而不喜也然其安拂意多而矯情

鎮物亦於此見矣

袁了凡曰

秦兵逼淮水矣謝安命駕園棋夷無懼色及捷書馳報矣又
測天時顯察人事知無足秦慮也特小國當銳師弱主御驕士兵曠其
氣則戰必衰人生其心則變必作故特示之整以外降敵氣與之暇其
內鎮物情斯其策也夫奕者當局昏而傍觀瞭安蓋身當兵局而心則
傍觀國勢故其區畫精指揮當能
臨大變而不懼履成功而不居也

自秦王堅收集難散北至洛陽眾十餘萬慕容農謂垂曰尊公不迫人於

險其義毅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

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名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

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

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垂勇略過

人世家東顧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音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音誠

則附人每聞風騷之起颶音標常有盜宵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

聞風騷有
凌霄之志

義者足以
感動天地

取果未熟
與自落

天命非智
力所能移

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天命

有興廢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

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

綱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大破秦兵厥功茂矣今而進職宜也乃

發明推而弗居出於由衷故持書不受以美之

慕容垂至安陽安陽管縣名屬鄴郡今河南彰德府長樂公丕長樂晉郡名今為冀州丕

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于零北狄種名翟斌之子封長樂公

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

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

愈乎乃以羸兵獎錙給之又遣符飛龍帥氏騎一千為之副垂行至安陽

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其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翟斌兵合

甲申九年秦建元二十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正月慕容

石玄固讓
不受

為虎傅翼

下九 綱監甫

晉書卷之五十五

我甲在心

容垂自稱燕王遣田山如郭生息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帥兵二十餘萬長驅向鄴慕容農起兵于列人列人城名在廣平府肥鄉縣眾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將兵討之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向暮農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群起垂至鄴農引兵會之進攻鄴丕退守中城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

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

袁了凡曰史稱桓冲聞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夫以謀不逮人與功非已出為耻者此出於私已之伎心非忠臣殉國之弘慮也幼子之言偶不驗正國之福也且耻之而死假令晉公冲喜而生乎凡人死生有時豈必以耻故也桓元子耻襄邑之敗而謀廢立彼將盛威名以自封也若幼子者平居則避賢以遠勢不以身遠關廷為快緩急則勤王以務本不以互守境土為辭故忘身以殉國者冲也幸國之敗以自信其言必非冲也史之言近於誣矣

以謝安為太保

三月以謝安為太保

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秦遣

鼯鼠猶能反噬

垂長一體之人

符堅擊泓敗死四月徽司馬姚萇起兵北地姚弋仲之弟自稱秦王是為後秦自時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眾遂盛秦王堅乃遣徽都督諸軍以姚萇為司馬討之泓懼將奔關東徽又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過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徽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於是天水尹緯南安龐演等糾煽羗豪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羗胡降者十餘萬

發明

垂長一體之人垂既書叛萇乃書起兵何耶垂受堅知遇之厚非長之比堅使垂討翟斌而垂反與斌合故書叛以正其罪若萇則佐徽擊不能用其諫輕敵敗死萇方恐懼遣使謝罪堅乃怒而殺之是驅之使亂也故書起兵以原其本無叛意爾

鑑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奔慕容泓眾至十餘萬進向長安六月泓謀臣高蓋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八月燕兵

丁元圖監甫

卷之五十五

十七

燕王垂解 鄴圖 謝安請開 拓中原 謝玄遺劉 牢之救鄴 謝玄運米 饋符丕 問謝玄遣 兵救秦且 饋之粟何 如 晉人不知 大義

圍秦長樂公丕於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曠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柘中原以謝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直隸常州府滕恬之渡河據黎陽黎陽漢縣名今濟州是也滑臺春秋鄭丕請救於玄玄乃之等據碣滑臺碣城名今濟州是也滑臺春秋鄭丕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率眾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尹起莘曰晉遷江表僅足以延不泯之祀夫何秦人屢犯疆場大舉入無國而有國晉臣無家而有家也今符丕乃堅之子困於寇敵為晉臣計特恨不能奮戈相待况從而援之乎夫救災恤憐自古有之然救災可也救警則不可也卽鄰可也卽寇則不可也晉人不知大義輕助讐賊綱目書此若曰既遣將救虜又且饋之以粟且之一詞所以示不足於晉人之意也

丁南湖曰謝玄救秦尹氏深罪其救讐卽寇愚謂玄此舉亦是也玄之得則吳可圍矣是故雖曰救之實欲取之雖曰饋之實欲揀之是蓋復讐罪寇之奇術豈可以刻論非之耶○愚謂此說亦因後劉牢之入屯鄴看出此意畢竟不能得然揆之大義則尹氏說為當

三新大國一小 一凡五僭國 國一凡五僭國 國一凡五僭國

綱目西十年秦主苻丕天安元年○燕二年○後秦白雀二年○西燕王國一凡五僭國正月慕容冲稱帝於阿房是為西燕阿房城在雍州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主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丕守長安遂出奔五將山鳳翔府岐山縣後秦主苻瑨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執之苻瑨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新平漢縣名今溫公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也苻瑨獨以為不然使堅數戰則民疲救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堅似之矣

歷年圖曰苻氏之疆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尚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疆其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彊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

丁南湖監甫 歷年圖 卷之五 秦主苻丕 西燕王 後秦主苻瑨

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眾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禁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冠讐編於四方戎馬塞於知旬以致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氐羗與鮮卑輕於伐晉彼皆嗜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疆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也夫

太保謝安薨以琅琊王道子錄尚書事初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安有隙安請出鎮廣陵有疾求還至建昌而卒

丁南湖曰謝安卒而晉治衰道子相而晉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按安卒武帝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卿瑯琊王道子實當且

無亂得乎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不在朔將西赴長安入至晉陽始知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勇善騎射諸部推為統主號乞伏可汗傳

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眾以

王亮臨城數張倚卿何名實相違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應麟守將王亮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亮殺之

丙戌十一年秦苻登太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大安元年○舊大國四小國一凡七僭國

正月拓拔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

燕王垂稱皇帝始置公卿百官

西燕左將軍韓延弒其王冲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慕容永襲段隨破之

帥鮮卑男女去長安而東眾推永為河東王於是長安空虛

四月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國號大秦立子興為皇太子

九月西燕慕容永擊秦王不於鄴殺之稱皇帝於長安

十一月秦南安王登登不之**發喪行服稱皇帝**○綱十二月登伐後秦

符登有復
雙之志

書法

書伐何義登也登祀世祖於軍中所為必啟將士皆刻鋒鎧為死休字庶乎其有復雙之志矣

綱丁亥十二年秦太初二年○燕建興二年○魏登國二年春正月以朱厚為青兗刺

史鎮淮陰謝玄為會稽內史

徵處士戴
逵不至

綱五月徵處士戴逵不至○目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

戴逵自求
其志

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

宜使身名
並存

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鑑拓跋珪改稱魏王

綱戊子十三年秦太初三年燕建興三年後秦建初三年康樂公謝玄卒

綱巴丑十四年秦太初四年○燕建興四年○後秦建初四年○涼麟嘉元年呂光自稱三河王

三河河南
河內河東

綱八月秦王登擊安定後秦主苻萇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目登后

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久其宮猶學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然

毛后死節

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苻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

以范甯為
豫章太守

屐皇后皇天后土豈容汝乎萇殺之書法書死之何予節也綱目善烈

成王所以
尊周公

綱十一月以范甯為豫章太守○鑑時帝溺於酒色委事於琅琊王道子

尊周公
重胤稱疾
不署

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賄賂公行官賞

成王所以
尊周公

監雜刑獄謬亂○目侍中王國寶以讒按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宜

成王所以
尊周公

加殊禮護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

成王所以
尊周公

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國寶亂之甥甯允疾其阿諛勸帝黜

成王所以
尊周公

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時舉而倉

成王所以
尊周公

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

成王所以
尊周公

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屠火積薪不足喻也○鑑甯好儒學

成王所以
尊周公

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大過甯曰王何度棄

成王所以
尊周公

典文幽沈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

屠火積薪
不足喻
王何罪深
桀紂

九綱

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時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胡致堂曰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尊自嫌也帝既親政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論思獻納又擇剛直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或弱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導太子之法惟昏弱自然無有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戚裂而鹵奔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竟有志之士所宜知也

綱庚寅十五年秦太初五年○燕建興五年○魏登國五年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目**時琅瑯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蘭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使恭鎮京口仲堪後亦

王恭殷仲堪何如

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綱辛卯十六年秦太初六年○燕建興六年○魏登國六年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

秦主長擊敗之○**目**莫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姚襄長凡也為龍驤將軍先襄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一作持牢謂持守牢固猶言持重太過

姚襄四不

耳長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眾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義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諸賢者正望等略中

等客中有片長耳

綱壬辰十七年秦太初七年○燕建興七年○魏登國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興義

桓玄棄官歸國

胡致堂曰桓温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以

今直隸

宜興府

九綱

補

議晉政之無章矣靈寶桓玄字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

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昇之小郡生其快快以

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溺荒怠

不以事後為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丁南湖曰昏亂之臣主威雖不振而天道則不爽國法雖不立而天網

之惡特以遺臭萬年為已任是即當族滅矣顧乃生極富貴死極哀榮

者主失其威國失其法故也然溫能欺人而不能欺天天雖始恐於其

身而實則大怒於其後故溫之注愛者惟孽子玄耳玄以怨望一念竟

致諸桓之族滅天道詎可忽哉天網孰可逃哉

李遼表請脩孔子廟

廟給戶洒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如有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

不省

綱癸巳十八年秦太初八年○燕建興八年○魏登國八年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

興帥兵擊秦○日莫疾甚遣毛安石大尉姚弋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較

太子與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

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與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眾伐

秦執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綱甲午十九年秦王苻崇延初元年○燕建興九年○後秦主姚興皇初

凡五元年○魏登國九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小國二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日群臣或謂宣太后宜

配食元帝太子前學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

立配國學助教臧肅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禘之義

顯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踞

西○日燕王垂攻西燕執西燕主末斬之

綱十月秦王崇為涼主乾歸所殺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西秦王

綱乙未二十年燕建興十年○秦皇初七月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

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發明古人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豫若秦主

魏主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五月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

長星勸汝一杯酒

一舉而合三義

九

帥眾八萬伐魏珪縱兵擊之燕兵死者以萬數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

丙申二十一年燕王慕容寶永康元年○秦皇初三四月燕王垂卒太

子寶即位○**六月**三河王呂光自稱天王國號大涼以世子紹為太子

九月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

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

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廢暴崩時太子聞弱曾稽王道子昏荒

遂不復推問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王國寶詣事道子王恭入赴山陵

每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

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不濟

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按廣仕漢周流四公歷事六

帝嘗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

但問感晏

或勸王恭誅王國寶而王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慎默自擬但問感晏

寇壘毒賊

何如耳猶言只要天發明晉君以一言之戲身嬰大禍張氏亦以一言之

沈遂良曰簡皇以虛白之資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

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咷成雲名賢問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鎮雅俗而足正紀綱桓桓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

上天乃眷暹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

而條綱弗重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是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

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

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于長夜雖復昌

明表憂安所神言而金行類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優夷小邦

之亂已傾覆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胡致堂曰道子不討弑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

而戮之建立卿耶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

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徙國亦

隨喪其未嘗聞霍子

孟諸葛公之所為乎

魏別將拓跋儀攻鄴燕慕容德使慕容晝夜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

等欲追擊之別駕韓諱諱竹謂德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

謝安鎮雅俗
桓冲夙夜王家
掛旆封泥

古人先計而後戰
魏不可擊者四

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
三也彼眾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眾心難固城隍未脩
敵來無衛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

安皇帝諱德字德宗孝武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年劉裕縊殺之壽三十七帝幼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不辨飲食寢興皆非

綱丁酉隆安元年燕永康二年秦皇初四年魏皇始三年南京王

國二秦涼小國二新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

兵還鎮○目時國寶與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恭遣使與殷仲堪謀

討國寶等桓玄亦說仲堪曰孝伯王恭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之惡晉趙軼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此桓玄之勳也仲堪然

之乃結却恢與從兄觀等謀觀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悲其藩屏所

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却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

此桓文之勳

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道子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

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發明王恭以王國寶王緒濁亂國政罪

言然王恭則未免書舉兵反者何哉嗚呼使國寶與緒果有罪邪則人主

自誅之可也人臣烏得而與聞之彼王恭者素懷異志跋扈不臣一旦無

故稱兵制朝廷故假二人之罪以為口實而以逆犯順以臣脇君其事

綱九月秦太后她氏卒地音蛇○目秦王與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

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

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高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

罪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魏王珪自將圍中山中山饑甚慕容

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新市漢故縣名城在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

太史令龜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

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甲戌珪與麟戰于義臺義臺在大

破之麟遂奔鄴甲申日魏克中山麟至鄴復稱趙王

先王之高事

李嵩忠臣孝子

武王以甲子興

破之麟遂奔鄴甲申日魏克中山麟至鄴復稱趙王

綱 戊戌二年 燕王慕容盛建平元年秦皇初五魏天興元年○南燕王慕容

德元年○舊大國三西秦京南北京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綱九月加會稽王道

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

事桓玄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勅殷仲堪使回軍提要勅

綱 十月燕王寶卒長樂王盛稱皇帝

綱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綱 已亥三年 燕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魏天興二年 魏王珪分尚書

朝野束髮加帽

魏置五經博士

何物可以益人神智

晉為衣冠文物之主

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

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發明 晉為衣冠文物之主而

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

諸曹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

飛鳴食而改音者也珪遂用其言然心術之後以事責逞死并戮矣

綱 七月魏殺其御史中丞崔逞○綱初魏將軍張袞薦中州士人崔逞魏

主珪用之及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群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

其黨攻陷會稽起兵殺長吏以應殺內史王凝之自稱征東將軍表會稽

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

綱 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

京口今鎮江府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

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縣皆為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逢起於是內外

劉牢之拜表輒行

朝政所行惟三吳

飛鳴食而改音

晉為衣冠文物之主

劉裕起於軍事

獨驅數千人

天下無復事

羅企生路經家門

一門中有忠與孝

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規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恠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恩驅其衆復逃入海島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

綱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時為荆乃與佺期結婚為援玄引兵擊殺之玄既克荆雅表求領荆江二州朝廷不能

綱仲堪敗走惟泰軍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

綱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率下之曰家門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遂不得往及玄至荆州又不詣桓玄乃收之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

綱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弒而代之後企生而救其第

綱唐子四年燕長樂二年○秦弘始二年○魏天興三年○南燕建平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帶國

少康光武之傳

韓範諫戲言

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備德嘗問群臣朕可方古何王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傳也

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和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綱燉煌李暠自稱涼公是為西涼傳子歆至宋永初二年為北涼主蒙遜所滅

綱辛丑五年燕主慕容熙始元年○秦弘始三年○魏天興四年涼呂涼主呂隆神鼎元年○北涼主沮渠蒙遜承安元年

趙弒其君篡而立其兄隆篡后楊氏自殺呂超

綱書法呂纂之弒楊氏非有决死之心不為呂超所逼未必自殺其與毛后死難者異矣

綱武威王利鹿孤稱西河王是為南涼傳弟儁檀至安帝義熙十年為西秦所滅

其君業自稱凉州牧是為北涼傳子牧健至宋太祖元嘉十六年為魏所滅

綱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州大破之

綱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

國壬寅元興元年燕光始元年○秦弘始四年○魏天興五年○南涼王秃髮傉檀弘昌元年以尚書令元顯

為驃騎大將軍討桓玄以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

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

也乃除謙荆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譙桓玄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于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

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趨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遂舉兵反兵至姑孰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

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及譙王尚之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議據江北以討玄佐吏散走牢之懼走至新州縊而死道子等皆死自

隆安以來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奢

桓冲有遺惠于荆土

除謙以結西人之心

英威振於遠近

劉牢之欲討桓玄

豪縱逸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帝幾不免饑寒由是眾心失望

孫恩兵敗赴海死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以循為永嘉太守既受命而寇暴不已後劉裕擊破之

袁了凡曰朔人皆稱為聖莊周云踞躄暴戾其徒誦誦無窮斯民之直道安在耶王敦反疾已危明帝勅中外有不呼王敦名而稱王大將軍者斬代如此今之淫詞有祀

於隔代如始三年○秦弘始五年○魏天興九年九月玄自為相國封

綱癸卯二年燕光始三年○秦弘始五年○魏天興九年九月玄自為相國封

楚王加九錫○曰殷仲文十範之勸玄早受禪桓謙私問彭城内史劉裕

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楨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勳

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綱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曰玄表請歸藩使

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為已受

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耻獨無之求得皇甫羲之給其資用使居山

永嘉之使居山林

九則益有

正皇各帝已十五卷

十一

高士充

林徵為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至是

主範之為禪詔逼帝書之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群下失色殷仲

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以其祖葬以上名位不顯不復

追尊獨納桓温神主于太廟下學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

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詔

好遊畷更繕宮室朝發明歷代無異何哉玄固無成之魏晉而魏晉乃有

野駭然思亂者眾成之玄爾成敗雖有不同篡竊則出一轍此書法所以不得不據其實也

丁南湖曰自古篡賊之黨未有惡於殷仲文者予觀其惡有三蓋仲文

也玄甚悅而寵之遂為作九錫之文及玄即位御床陷乃謂曰聖德深

厚地不能載二也及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因奉一后投義軍以洗

前愆三也故綱目書曰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蓋書其官以甚其罪

彼劉氏書法乃謂仲文叛玄自歸而綱目責其從義則誤矣

綱目益州刺史毛瑋起兵討玄玄遣使加瑋左將軍瑋不受命傳檄列

玄罪狀進屯白帝書法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劉裕心宜

甲辰三年燕光始四年秦弘始劉裕從桓脩入朝玄謂王謚謚音曰

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

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閔

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

丁南湖曰罷行虎步真天子相也桓玄妻劉氏有智鑑能識劉裕之此

篡盜之謀是不聞嬰母之知廢也識裕之有此相乃勸其夫早除之是

不聞陵母之知與也夫劉氏亦凶家珍國之罪魁烏可以二母之賢責

稱之不密無辨矣

目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劉邁弟也家於京口亦與無

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苟為失道雖

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

唯劉下邳裕為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昌音為桓

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祖曰今日英雄

天下自有

強弱

直澤中非

無英雄

所見唯劉

下邳

無忌笑而

不答

不答

不答

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怠相與合謀起兵無怠夜草檄文其

母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新莽天鳳四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小罪殺之呂母乃頓

首京口門開無恙着傳詔服稱救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

無怠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怠曰無過劉道和道和者東莞劉穆

之也裕即馳信召焉穆之往見裕裕曰始卒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

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曰出獵天未明開門出

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眾推裕為

盟主玄憂懼特甚或曰劉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

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其家無儲石儲積也擄補一擲

白萬擄補博戲也擄直多反投也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舅乃劉牢之也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綱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山在應天府城西西北七里劉宋改名真武山大破之玄出走

裕立留臺於石頭○國時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並進裕以身先之將士

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熒天

入建康立留臺焚桓溫神主迎晉神主納于太廟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

宗族在建康者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為都督八州徐州刺史諸大處

分處二處也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愜善也裕遂託以心腹

動止諮焉穆之亦盡節竭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紀綱不立豪族陵縱

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舛又充反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

密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

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初名微位薄輕後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曰卿當為一

代英雄裕當與刀達擄捕不時輸負遠縛之馬柳謐

責達而代償由是裕憾達而德謐後謐為公達亡族

胡致堂曰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

百姓耳目一新

劉裕身範物先

劉穆之振舉朝綱

卿當為一代英雄

百姓耳目一新

胡致堂曰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

百姓耳目一新

胡致堂曰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

百姓耳目一新

蠱者元亨
天下台之
義

魏置六卿

鳥鵠白鷺

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皆奉法禁百姓耳目為之一新况大有為者乎
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
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為而不為又從而蠱之則必壞而後已觀裕之汚
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不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

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州在武昌府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

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魏主珪置六謁官準古六卿文官名

多不用漢魏之舊儀上古龍官謂諸曹之使為鳥鵠取其飛之迅速

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丁南湖曰上古龍官鳥官蓋洪初闢萬事未定而暫為此稱非聖人

而漢魏因革要皆不出虞周之遺意拓跋氏之鳥官欲矯漢魏殊不知

其實矯虞周也好古之心雖熾而反古之罪益滋其終固於夷習者乎

羅什為國師鳩摩房後姓秦主興以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帥群臣

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

人心好尚夫六經火於秦後世卒莫得其全佛書譯於後秦後世終莫

得而泯人心好尚如此世亦可知矣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四月裕出鎮京口

綱以劉敬宣為宣城内史國初劉毅嘗為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

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反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

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於裕乃召還

為宣城內史綱以盧循為廣州刺史國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

為廣州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裕報以續命湯續命湯以益智為綜遺之蓋言裕智

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遺隱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

不欲留華子魚伯符孫策字子魚華歆字先仕漢為豫章太守孫策略

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秦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群臣以為不可

益智綜續
命湯

孫伯符豈
不欲留華
子魚

一境不容
二君

劉裕遣使
求和於秦

秦以十二郡歸晉

歸晉人來歸

陰之田者膏壤

黃犬之皮補休裘

問劉裕殺殷仲文桓亂何如

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書法書得郡錄功也其書劉裕使何存中國也然與書齊人來歸郡歸龜陰之山者膏壤矣故書求和得之

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兄子起襲位起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字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起不從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

察考按史記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小人恐終居五樓聞而恨之後段宏奔魏

丁未三年秦弘始九年魏天賜四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王新小國二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一小國四

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傳昌定二主至宋元南燕王起母妻

猶在秦遣使稱藩獻樂妓於秦秦遣其五妻還之書法若無王則可與權矣

戊申四年秦弘始十年魏天賜五年正曰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謚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為揚州刺史穆之密白

裕曰晉命已移公勲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耶劉孟孟祖與公俱起

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

均終相吞嗟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裕從之自領州牧

發明裕此行特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召裕授以是任而按除人是名非自為實則自為也凡篡晉之禍實始於此特筆書之深

五月誰縱稱藩于秦縱請桓謙於秦欲與共擊劉裕秦主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昏敗績初秦王興以傳檀內外多難欲因而

小水不容巨魚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昏敗績初秦王興以傳檀內外多難欲因而

揚州根本所繫揚州不可假人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深得春秋誅心之法

智識不必
九州之外
復有人
五經之表
復有人

劉裕抗表
伐燕

將門有將

五樓之策

取之使章宗往覘之。僭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僭，僭檀權過人，未可圖也。興不聽。魏檀討勃，勃果皆敗績。魏秃髮檀稱涼王。

綱已酉五年秦弘始十三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馬跋太

廣固燕夏小國六新小四月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

以祖監南府事初符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按南史鎮惡以五月生家

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

門有將信然是日裕帥舟師自淮入泗燕主超會群臣議公孫五樓謂吳

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大峴山名使不得入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

未見敵而
先喜

虜已入吾
掌中

韓信所以
破趙

焦生非特
名儒
才焦生王佐

校其資儲，餘悉焚爰，使敵無所得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

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

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懼乏之憂。虜已

入吾掌中矣。進與燕兵戰于臨朐今益州府臨朐縣，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

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

所以破趙也。裕遣潘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遂克之。超大驚，裕因縱兵

奮擊，燕兵大敗，遂圍廣固。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

發明裕平定南燕誠為馬功然抗表即

十月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

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魏清河王紹弒魏主珪，齊

王嗣聞變而出，大臣翕然奉迎，嗣殺紹，嗣襲位嗣珪之長子也。是

綱庚戌六年秦弘始十二年魏末興二年是二月魏寇盜群起，魏主

崔宏請安

聖王御民務任安之

赦非正可以行維

處安要貞法

韓範諫阮西無復來蘇之望

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乎之○時魏主因群盜蜂起引八公議之先是

孫嵩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共聽政謂之八公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

犯者既眾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

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及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主

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

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

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書法書赦其罪何善之也建武之篇書詔許相

綱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時南燕尚書悅壽開門納

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坑之韓範諫曰晉至南遷

中原鼎沸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

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人家口萬餘送超詣建康斬之

司馬公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統成敗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

綱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道覆說循曰劉裕難與為

敵今裕填兵堅城之下未

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循從之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

司雍會得詔書引兵還

綱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初無忌自尋陽引兵

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

劉裕難與為敵

劉裕符姚不如

胡致堂曰徐道覆為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勅敵

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為良醫惟伐君

為不可故曰師必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揚佗期王恭桓玄

以誅君則為名循不克濟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稱斯師也

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為之驅馳豈不什

百於事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此萬全之策也

取我武節

無已不失為忠義士

舟移風止

靡折幡沈

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軍賊令張堅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遂握節而死無忌雖敗於道覆然猶挫節而死不為忠義之士書之于冊猶為榮也○目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眾皆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五月劉毅與循戰于桑落川毅兵大敗乙丑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且迴避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十二月裕帥眾軍齊力擊循戰於大雷地名循兵大敗將趨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地名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大將之旗曰麾幡亦旗屬謂麾竿折斷而幡沈溺于水中眾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秦工師命即臣舉賢才

帝王隨時任才

○辛夷七年秦弘始十三年魏承興三年正月秦王與命群臣舉賢才○目右僕射梁喜曰臣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群臣咸悅

○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盧循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送首建康

○壬子八年秦弘始十四年魏承興四年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北凉玄始元年以劉毅都督荆寧

秦進軍事○目毅剛復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

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恣甚陰有圖裕之志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將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

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

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目冬大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

劉將軍終能為公下

自許以為雄豪

劉將軍終能為公下

劉毅○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裕以詔書罪狀毅等賜從弟潘及謝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襲荊州城毅縊死

綱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今以大眾從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後譙

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內城備內水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

綱癸丑九年秦弘始十五年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

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至是劉敬宣

呈毅所與書裕曰阿壽敬宣小字故為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察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脫輕易貌今還宜加重慎穆之

此制敵之奇

阿壽故為不負我

非君不聞此言

曰非君不聞此言又裕自江陵東還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旡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旡自幔後出拉殺之并殺其三弟

尹起莘曰劉毅變易守宰長民驕侈貪縱然綱目皆不書有罪何哉劉猶將宥之况無罪乎故皆書裕殺而不去其官

綱甲寅十年秦弘始十六年○魏神瑞元年○是五月秦尚書令姚弋有罪克○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主興言無不從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

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

輻輳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

以安宗社也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弼竟作亂伏誅

君臣不薄於父子

安弼所以安宗社

西秦襄滅南涼以傳檀歸殺之

乙卯十一年秦弘始十七年春大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拒

戰衆潰○魏神瑞二年時裕攻司馬休之密以書招休之錄書韓延之延之復書曰

夫平西休之先嘗為之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曹操圍張超甚急洪從袁紹請兵救超

也九家混濁當與臧洪遊興曰交耳紹不聽也城遂陷洪故怨紹紹乃殺洪

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

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衆軍檀道濟等率兵乘

之休之兵遂大潰後出奔秦秦以

綱丙辰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正月大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綱秦王與卒太子泓立○魏泰常元年三月大尉裕戒嚴將伐秦寧州獻琥珀枕於

裕琥珀有松脂淪入也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劉穆

之領軍司人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

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

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答不相參涉悉皆瞻舉穆之喜賓客性奢

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豪食必方丈未嘗

丁南湖曰兼目手口各一其用而統之者心也心無二用則耳必不能

我子貢善言夫以五贊之才敏而終身之所肄習者亦惟各精於一凡

以心無二用故也史稱劉穆之目覽手書耳聽口應不相參涉悉皆瞻

舉是以一心四用雖聖人亦難能矣而穆之何以能此哉大抵史氏勝

質之文所謂不知無書者也

八月丁巳裕發建康遣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數道並進穆之謂鎮

惡曰劉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

江九月鎮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進逼洛陽克之道濟獲秦人四千餘

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

歸者日衆○晉自永和之末一書桓溫繼書車灌至是綱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書法六十年矣綱目於脩謁特書蓋喜之也

如流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

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

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

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

輻輳輻輳於一轂以喻賓客皆來也

弘農人送
義祖給軍

魏恨不用
崔浩之言

崔浩料劉
裕

劉裕才優
慕容垂

鮮木包火
張羅捕虎

綱丁巳十三年

秦永和二年○魏泰常二年○西涼公李歆嘉弘農人送

義祖給王鎮惡等軍○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所拒久之乏食鎮

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祖軍食復振書法助順也

綱四月大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

言浩嘗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

必上岸此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

綱魏主嗣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

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循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撫

輯易於倚仗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

南其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慕其王

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鮮木包火

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為寇敵之資爾頭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

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

王猛將堅
之管仲

司馬德宗
之曹操

味言其亨
其美

姚襄有孫
策之風

相之臣君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醪十觔

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綱丁南湖曰崔浩非魏人物之翹楚也觀其料劉裕論人物等語言必有

已昏卒乃立石刊史暴揚國惡以置赤族之禍獨何歟夫浩素以子房

自擬而保身之智不亦犬相懸絕耶

綱七月裕至潼關秦王泓使姚丕守渭橋王鎮惡大破丕於渭橋泓兵不

戰而潰詣王鎮惡壘門降鎮惡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綱九月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稽古錄曰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保

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

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殺之其不仁甚矣興承

父之志奄有關中涼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

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內離寇敵外侵遂

胡致堂曰：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一何，即歟。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為落之才，為攫金之行，一何即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九月，太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桂陽今為柳州屬湖廣道義真為都督。

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義直時年十二，以王鎮惡為司馬。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

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

溫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聞之使為亂也。惜夫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難，失之造次，使豐鄙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信哉。

田子鎮惡 爭功 劉裕疑鎮 惡 猛獸不如 群狐 與田子有 後言 關中秦軍 王猛

思生焉，既納田子，謂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為一黨，棄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真年纔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傳諸將，推均力齊，莫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於外，以脇服於內，遂其篡位之計耳。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啻王化，於今百年。始觀衣冠，中國衣人人相賀。長安十陵，上陵謂漢之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也。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之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丁南湖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此見裕為帝，胃的然無疑矣。裕雖篡弒，其名義不有可恃者乎？况司馬氏輔曹操滅漢，則晉實漢讐。而裕之滅晉，殆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又若光武昭烈，振不傳之緒，未可樂以篡弒律之也。或曰：裕身為晉臣，惡可知。其篡弒耶，子曰：自晉言之，則為亂臣。自漢言之，則為賢嗣。若以混於羿浞，弄操之徒，吾竊為裕不平也。

綱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鑑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罽德問計。買

綱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鑑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罽德問計。買

三秦父老 留劉裕

天以關中賜我

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使其子瑄帥騎二萬向長安自將大軍為後繼

國戊午十四年魏泰常三年夏昌武元年正月夏赫連瓚至渭關中民降之者萬路沈

田子將兵拒之田子與王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北方以拒夏兵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仕斬之劉義真與王

脩執田子數以專殺殺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發明劉裕克秦諸將之力為多今乃自相屠戮其敗宜矣

綱以劉義隆為荊州刺史○國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按南史曇首太保弘之弟為文帝鎮西長史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疑曇首勸之行及即位謂曰無以致此

綱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國裕既受命以孔靖為尚書

王曇首有宰相才

識者知有當世之志

今殷景仁為秘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議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綱十月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國十一月夏王勃勃進據咸陽裕聞之召義真東歸以朱齡石代鎮長安赫連瓚帥眾三萬追義真力

戰連日晉兵大敗義真僅得免歸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

期而驗可謂弄無遺策矣勃勃遂稱皇帝都統萬統萬鎮名今為延安府屬陝西道

綱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玕王德文即位○國裕以讖云昌

明昌明孝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

奉德文即位德文嘗在帝左右韶之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立德文

書法弒帝者王韶之也書劉裕何裕使之也於是特斥書劉裕

胡致堂曰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厲士氣遂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為

昌明之後有二帝

王買德等無遺策

朱齡石代鎮長安

國史補

晉書紀二

千古是非
如指掌

晉蠹患而秦牧之以為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為已聲譽今而欲速遂行弒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為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恭皇帝 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為零陵王遂禪以位裕尋弒之壽三十七

綱乙未元熙元年 魏泰常四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綱夏王勃勃殺隱士韋祖思 勃勃極酷烈燕士為城雖入一寸殺作者并凡群臣近視者鑿目

○國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 既至恭懼過甚勃勃笑者快昏諫者截舌

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

發明 韋祖思之居京兆嘗見禮於姚興已非避世之士矣今馬勃勃召祖思之而乃恭懼過甚遂為所殺以勃勃之凶暴固不可責以人理而祖思之所以處遇者

毋乃猶有所未盡乎

綱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 ○國時劉裕誅翦宗室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汝穎開聚眾以謀復仇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

謙甚厚謙未得聞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贖藥往視

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袁了凡曰 劉平之客不刺劉先主劉裕之客沐謙不刺司馬楚之固以漢室楚之志復晉讐其各名義之服人已遠然二客可謂義俠矣若鉅鹿之不賊趙盾感於事君之敬也隗囂之客楊賢不忍殺杜林感於哭弟之喪也太子承乾之客張師政不忍殺于志寧感於諫君之忠也葛從簡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相敬之禮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盎盜梁翼之客不殺崔琦揚球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

綱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 郡

綱胡致堂曰 劉裕破孫恩殺盧循誅桓玄復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超皆得雒京即諷朝廷加已九錫詔命既頒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為王地已逼矣而矯讓之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偽而干名者俗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料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為貴耳

○諛詐也

君之惟誠之為貴

劉裕大功

楚之齋樂

將軍深為劉裕所忌

司馬楚之

猶有未盡

避世之士

常祖思不拜姚興

死楚之乃亡汝穎開聚眾以謀復仇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

謙甚厚謙未得聞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贖藥往視

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

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袁了凡曰

劉平之客不刺劉先主劉裕之客沐謙不刺司馬楚之固以漢室楚之志復晉讐其各名義之服人已遠然二客可謂義俠矣若鉅鹿之不賊趙盾感於事君之敬也隗囂之客楊賢不忍殺杜林感於哭弟之喪也太子承乾之客張師政不忍殺于志寧感於諫君之忠也葛從簡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相敬之禮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盎盜梁翼之客不殺崔琦揚球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

綱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

綱胡致堂曰

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元帝以宗室疎屬避居江表天下士民
綫獨明帝英武充清大慈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如
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
年何哉有玉導中壺温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群賢既及而道
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

兩晉總論

顧迥瀾曰司馬懿之事魏也逞其私智氣作温凉古文言成否温凉閣視大
言手秉魁柄加以子昭如狼孫炎如虎染指曹鼎垂涎三世而國家大
政視如私物借其要地以遂逆謀昭廢其主芳而炎遂為皇帝焉受璽
武事捷於百王功烈於三代豈無所以為之者耶見于寶論即位之初奇
巧弗愛焚雉仁儉為心代系綱得作法于凉之意而南除吳亂國富民
殷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謗斷史當三國干戈爛熳之餘而蒼生脫戰爭之
苦蓋亦一小康也然孫皓之座方設帝謂皓曰設此而息荒之氣遂形

論武帝

洪軍

戢州郡之干戈去州而武備單虛頃以示單虛志羊車之侈樂

為特相靈之主耳劉毅方當時曠遠之士皆優游林葉禮法如土梗視

義理如桎梏見源流至論嵇康阮籍等號竹而風俗日以頹敝其最為

失策者雜夷之種茹血食腥本非人品任孝恭顧乃處以內地而郭欽

之疏不行郭欽有是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綱目故曰食三朝

七年八年九年正月朔皆食日天華大異災變狎至更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遠猷

識者已窺其僅及身而不可久矣何曾曰至上開創大業未嘗聞經國

惠帝孱弱嗣位南風烈烈賈充女名南風洛中謠悍北晨鳴殺揚太后

以致毒流縉紳殺太宰亮濁汚宸極后淫虐日甚而金墉正法趙王倫

帝位傾移倫自稱帝八王樹兵倫等自相魚肉亂宗室爭權自

古曰惡婦破家古語又曰哲婦傾城詩於斯驗之帝于此時東則

論惠帝

東西則西若一木偶人

見發明又奉帝討張方越奉帝征而皇后羊太

子之屢遭廢立亦不能庇之焉司馬家兒誠亡國之暗夫也

日我何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基以若人而繼此座初衛璠曰不亦慙

之聖王彼亡國之暗夫何可言

玄冕而愧朱紱乎晁府愧朱紱食麤身斃越鷄大帝嗣位聽政考

經庶幾復見武帝之世帝聽政考經籍傳宣曰而五胡勒等乘之星

羅暮布割裂土宇西北劉聰寇我洛陽囚執天子漢劉聰帝守虛名

於犇播之後于寶曰愍帝犇播事多草創鯨鯢未掃梓宮未迎詔曰今

鯨鯢奉而長安戎馬聲嘶已縱懷帝而行酒狄庭矣劉聰使帝酒膾流穢

張神州陸沉陸沉有年血窟荆棘銅駝初索靖指洛陽銅駝嘆江河頓

異周顛曰風景不殊七帝之數已終魏明帝時張掖郡寶石負吁悲夫

琅琊以牛吏之子初恭王如通小受懷帝之命以屏建業適承帝之進

位晉王是謂東晉元帝幸而劉大運刀玄亮協等老成未謝也顧彥先

賀彥先循等人望咸趨也王彥曰顧崇賀則所以生縛劉粲粲太子以

贖天子趙固郭然侵漢河東揚言而滌碧嵩清洛之垢者晉都洛陽實

於帝是賴惜其化龍之後童謠云五馬浮渡宴安江沱後劉翽曰四海

諸君宴安江沱將王與馬共天下王敦子弟布列顯要時以致賊臣逆

子王敦反遺曰賊臣逆子何抗旌犯順王彬教敦曰兄抗而又忼日激

歲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不聞勤王雖有運甓之士行運甓擊楫之士雅

原寄命之茂弘帝謂王熹曰茂弘方枕戈之越石劉琨曰吾枕戈絕裾

之大直溫嶠請建康其母高名之若思伯仁呂猗謂王敦曰戴名相與戮

力王室投軀帝庭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之故歟

史稱元帝恭儉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王親征王敦也而

得位日短誠可惜焉成帝之立王幼年六歲時艱創業尚淺而元舅亮年

少當國既字曰更亮年少德激成蘇峻狼子野心之變亮召峻為大橫

論穆帝

論哀帝

論簡文帝

桃疆賊召豐稔禍憂及國母更太后兵纏紫極峻丘雖闔門投竄山海

亮泥首謝罪欲而亮罪未可償也乃不能殺閑置散正憲明刑復使之遙

據上流時擁強兵致人恐元規塵之污王道遇西北風起舉扇何以使幸灾

好逞者知所檢耶康帝享國不永穆帝強祿登基殷浩負管葛之浮譽

而居桓温握方召召穆之重任而居外更翼曰温宜委

迨至哀帝帝奕之時而政由温手超短主簿王能令喜怒而廢

東海立會稽簡文易若折枝見發六十之叟舉動如此符堅聞温廢

不亦遺臭萬年乎温嘗自言男子不能流簡文惠帝

之流雖清談差勝謝安以為惠帝之無可稱者孝武名曜字之立也符

堅以投鞭斷流之衆於江足斷其流霧湧川騰星流電發南寇淮淝

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猶疾風掃秋葉京都帖危人情恇擾憂根本者有

左袒之慮矣相冲以根本為憂遣騎入援幸有安石公謝安字處分已

定小兒輩遂以破賊安得玄捷書徐曰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三十年

阿堅敗在江湖符堅初有童謠曰阿堅牽連三向非草木人形風鶴王

師秦見八公草木則司馬昌明為符氏之尚書僕射未可知也

權委政好家居織兒欲撞壞而不知時道子亂政陸納聖官關嘆長星

見勸汝一杯酒而不悟長星見帝惡之舉沉酒極長夜之飲帝溺酒色

戲言召寵婦之亮帝戲謂張貴妃曰論汝年亦當古有之曰貶酒

闕色所以無污彈惡斥讒所以止亂黃石公何不少鑿哉安帝即位東

錄西錄時謂道子為東互樹私門寒暑巨驕紀綱破碎以故

孫恩竊水島為水仙孫恩號其黨曰長生人後桓玄奸天位為天子桓

温之子殺道子而奄奄氣息難以枝梧邪柱為草澤之間英雄崛起

元顯等篡帝位而奄奄氣息難以枝梧邪柱為草澤之間英雄崛起

關乎祖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劉下裕為張膽爭先獨力

論安帝

晉安帝紀

晉安帝紀

卷

一呼以破賊黨桓玄馮遷殺天子之賊玄謂遷曰汝何人敢殺天子而舊物反正晉方為晉幸也李何道和進根本之謀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而劉裕方為國患甚於桓玄乎奸情滿於胸懷逆謀形於唇吻論如鬼如蜮孟氣橫飛而考之綱目其自除拜加受者凡七見焉又以昌明之後尚有二帝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已欣欣然其心禪於宋矣噫嘻噫嘻司馬氏父子兄弟欺孤侮寡魏底無君狐媚以取天下何其雄也不一傳而骨肉相殘劉宣曰司馬不一傳而羈魂沙漠懷不數傳而疆臣脅侮以至傾祀剪宗靡靡焉銷剛為柔斷屏氣踟躕陸機惕惕怵怵見心為之後者又何憊也豈其輔魏之狡計已非祈天永命之基而開晉之弊政又失貽厥孫謀之道其勢固應逼絕潰敗而莫可收拾也見歷朝

了凡袁先生天網鑑補十五卷終

